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五

制作

寶璽

國朝南渡之後御府所藏玉寶九十有一金寶三玉寶

一曰鎮國神寶承天福延萬億永死極二曰受命寶受命于天既

則用之禪三曰天子之寶書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

五曰天子行寶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書用之七曰皇

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此所謂八寶

也皆高九曰太宗受命之寶太祖十曰定命寶地出積

神明保合十一曰太宗受命中興之寶高宗金

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二曰天下合同之

寶印中書門三曰書詔之寶印詔自秦以前上下通稱

璽春秋傳季武子取卞璽書遺而樂秦有天下始制天

子皇帝六璽自是惟諸侯王得稱之唐武后長壽二年

改璽為寶以璽音近天寶十載又合受命傳國為八寶

八寶之稱自此始矣唐末喪亂八寶或亡或失周廣順

中始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皇帝神寶大祖

革命傳其二寶至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寶廣

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紐檢高七寸廣自

是遂為定制鎮國神寶者仁宗皇祐五年七月所作也

篆如其名宰臣龐受命寶者哲宗元符元年五月所

受也其文相傳以為秦璽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

圓四寸衛宏曰秦以前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

和所獻之璞蘭相如詭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至漢

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

元后所授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

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宮井中後為袁術所奪徐

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魏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

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

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及晉

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寔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

遠石氏死其臣蔣幹求授于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

之辨之亦不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  
云秦璽也  
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慕容璽亦  
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璽之候景既死北齊  
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為秦璽後  
平江南知其非是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  
乃更為之神璽焉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  
隋有者姚秦璽也而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  
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宇文周所傳神璽  
為非是識者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  
此深刻者非秦璽也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  
姚氏取其文作之耳唐太宗真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  
為大寶者石晉璽也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  
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蓋在當時皆誤  
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塘也蓋在當時皆誤  
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紹聖三年冬咸陽民

元作方圓

段義者斷地得璽以獻學士承旨蔡京言于朝曰此秦  
璽也遂以五月朔大朝會受之受璽之禮昉乎此矣  
徽宗崇寧五年有獻玉印方寸者其文曰承天福延萬  
億永無極大觀元年既得美玉良工遂點皇祐鎮國元  
符受命二寶不用命工更刻而以九字為神寶之文合  
天子皇帝六寶為八寶以二年正月元日受之政和七  
年復得美玉大將九寸乃作定命寶命蔡京撰十六字  
為文謂之九寶以八年正月元日受之又有皇帝恭膺  
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  
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參知政事天聖元

王曾書

年為火所燔又制焉參知政事陳堯佐書後從英昭陵學士范鎮

禮官王珪言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而弗聽也嘉祐

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參知政事歐陽修書神宗哲宗皆

循此制哲宗寶門下侍即章亨書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

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其

一則徽宗元符三年所制也其一則欽宗靖康元

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逮紹興十六年再郊

始備八寶不復作矣大宋受命之寶者建隆開基所

創也史冊不載圖城中副留守印博取而藏之張邦昌

遣使奉迎大元帥于山東因以為獻定命者宣和內

禪藏龍德宮虜人不之知故弗取受命中興寶者高

宗紹興元年所作也玉甚美視定命寶犹大半分金寶

三皆建炎二年秋所作

總論應天至統天十四曆黃帝至周世宗三十  
六曆沿革附

自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堯曆象日

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至于夏商周之世咸

正曆紀迄三代之末曆九七變漢興襲秦正朔以張蒼

言用顓帝曆于六曆疎濶中最高為微近而晦朔弦望滿

虧多非是孝武元封間乃命唐都洛下閏之徒造八十

一分曆名曰太初其法以律起晦朔弦望皆密至孝成

時劉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以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  
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逮後漢時曆復踈  
濶乃命日官造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始無差忒至  
孝靈時劉洪考古今曆法乃悟四分于天踈濶皆斗分  
太多之故遂又作乾象曆方之前法轉為精密蓋漢四  
百年間曆凡四變自魏晉迄隋又十五變唐高祖革命  
始命傅仁均為戊寅元曆太宗又命李淳風為麟德甲  
子曆元宗以推日食不效又命一行為開元大衍曆肅  
宗改至德曆代宗改寶應五紀曆德宗改建中正元曆  
憲宗改元和現象曆穆宗改長慶宣明曆昭宗改景德

崇元曆蓋唐三百年曆凡八變自漢以降雖沿革不同  
然其法大抵皆布筭積分上求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  
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子謂之上元以為  
曆始識者謂太初曆法另為最密用攷今之氣朔則  
已差數日矣其間有所長者如劉洪首著日行遲月行  
疾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晉虞喜始悟日行一歲之中  
有不匝周天之數而歲差積久漸退失度姜芳步月食  
之衝如日行之度遂正纏紀宋何承天考正日晷知南  
至之端又用強弱率以配日法以求朔策之餘分乃合  
簡易之要北齊張子正以因儀揆天測知五星有八氣

盈朔之差傳仁均以合朔定月之大小不過連三則日月  
之食常在朔望李淳風謂前曆日分度分參差不齊立  
演撰法使一術以齊之一行立九服啓漏之術隨所在  
而求合焉徐昇創氣刻二差定日之分稍驗各成一家  
法後代述之者互有損益漸加精密自五代之調元次  
及欽天而曆法始弊調元作于焉重績施于晋代其法  
不復推古上元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宝十四載乙  
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蓋倣曾士為小曆之旧  
失之矣欽天作于王朴施于周世宗時而朴昧乎前人  
簡易之要求之不合遂于朔分之下橫立小分而謂之

月  
字  
既

秘說者謂前代諸曆朔餘未有秘者若朔餘可以用秘  
則可隨意而增減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是時民間  
又有所謂萬分曆者明曆之士往：鄙之大祖皇帝建  
隆二年始命王處訥造應天曆處訥乃用一分二分為  
日法蓋用當分增二得強率二百有一得弱率九百二十六乘  
強率以九乘弱率併二者得五千三百七為朔策之餘  
分則強弱適中合簡易之要自然無秘太宗皇帝太  
平興國初以應天曆置閏有差曆官吳昭素造曆賜名  
乾元朔餘太強施用未久朔望復差真宗皇帝命史  
序造曆賜名儀天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命宋行古造

曆賜名崇天及推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曆乃後天二  
刻遂命周琮更造新曆琮測景驗氣始知前曆氣常後  
天半日改而正之英宗皇帝朝曆成賜名朝天琮于  
望朔餘分特晚數刻故後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及推  
熙寧元年正旦日食曆乃後天數刻復與崇天合遂再  
用崇天頒朔神宗皇帝命衛朴造曆賜名奉天沈括  
存中特提舉司天監以謂朴能正崇天之失而不知周  
琮正之在前矣哲宗皇帝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  
至驗景長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曆賜名觀天徽  
宗皇帝朝有司以觀天推崇寧二年十一月朔為丙子

頒曆之後始悟其朔當進而失進遂造占天曆改十一月  
朔丁丑而再頒曆焉既而曆官言占天成于私家不  
經考驗不可施用乃命姚舜輔等復造新曆視崇天減  
六十七刻半始與天道相合曆成賜名紀元自大觀元  
年頒用以紀元推紹興五年正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  
正時常州布衣陳得一獨建言定食八分半虧在巳初  
是日果如得一所定高宗皇帝乃命得一造曆秘書少  
監朱震子發監視曆成賜名統元自紹興六年頒用九  
十五年而後有司守之不專暗用紀元之法推步而用  
統元之名頒曆乾道二年夏日官以紀元推丁亥十一



月朔為甲子。欽刊刻間有武節郎裴伯壽者詣禮部及都省具陳。統元曆法推是朔當進作乙丑。于是依統元曆法改而正之。會進士劉孝榮言見行曆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乞造新曆。孝榮自謂已有曆不半年而可修進。伯壽獨以為凡造曆者必先立表測景驗氣。然後作曆庶可精密。不在于速成。而判太史局吳澤不達造曆立表之法。妄言銅表難成。木表易壞。蓋欲黨附孝榮。僥求造曆。以覲一時之爵賞。固執以難成而沮抑之也。其年九月乙卯。遂命禮部侍郎周執羔表卿提領改造新曆。表卿亦謂立表驗氣之說。經涉歲月。由是不行。

孝榮乃做萬分曆。分作三萬分。以為日法。命之曰御覽。七曜細行曆上之。且預定丁亥歲四月朔日食一分。如不驗。甘俟朝典。太史局亦謂當食二分。伯壽皆以為不然。既而定之。其日精明而日不食。孝榮又定是歲八月望月食六分半。俟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歲二月望月食九分以上。出地其光復滿。係大內二更五點。而伯壽以為是月之食。當既生光在戌初二刻。復滿在戌正三刻。係大內二更二點後伯壽所言皆驗。孝榮始論見行曆交食先天六刻。及考驗孝榮所定月食光滿。乃後天四刻。單行可為侍御史。因請取二曆所定月日五星躔度。其說

異同者俟其可驗之時以渾象測之察何曆為近而取其屢中考以定新曆十一月壬辰詔國子司業權禮部侍郎程大昌泰之監察御史張敷寔往太史局監視考驗而紀元及孝榮二曆各有差者行可又乞自同泰之考驗四年三月庚申許之既而二人言以統元紀元及新曆對測星度四事新曆全密者三稍密者一舊曆皆疎李仁父特為禮部郎官繼復與行可同往測驗七事而新曆稍密者五疎者二其四月癸丑先命太史局將旧曆參照行使五月庚辰遂詔施用新曆仍以乾道為名時孝榮已為保章正同知算造矣而仁父復論曆久

必差自當改作但近被旨監視適逢新曆太陰蒙惑兩事之差恐將來成書差者必多乞益募能者熟復討論補治新曆六月己丑詔諸路搜訪精通曆法之人具名

申省未幾有福州阮興祖者言新曆七卷篇差謬

唐志

開元十二年測景于天下其安南測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劉孝榮新曆筭在表北七寸其銑勒測冬至午中晷長一丈九尺二寸六分劉孝榮新曆筭長一丈四尺九寸九分其差謬類此同判太史局荆大聲不以白部擅補興祖為局生新曆之成也大聲與孝榮共為之至是乃言其法差遂命大聲別演一法與孝榮比較五年春正月比較二法各有疎謬曆筭官蓋堯臣等乃自又演一法上之四月乙丑遂命孝榮

大声伯壽等各具五月以後至歲終月星躔度申御史  
臺令見測驗官占考六年九月戊戌有成都府進士賈  
俊者上曆法九議詔給五人衙官券館于臨安府學九  
年五月甲寅日官言來年十二月紀元乾道曆係小盡  
則正月朔在癸未崇天統元曆係大盡則正月朔在甲  
申是謂疑辨詔曆官看詳指定而荆大聲者為乾道曆  
定今年五月日食在午初二刻今測驗得在午時五刻  
半以此推之則乙未年正月之朔已過甲申日四百五  
十分合作大盡從之淳熙三年三月己丑判局李繼宗  
等又撰新曆七卷進呈上謂輔臣曰自古以來曆未

原作一刻

有不差者况近世此法不專士大夫無習之者求之草  
澤又難得其人新曆比旧所謂彼善于此不須別命名  
可以淳熙曆為名五年曆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曆矣  
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為己丑晦寔小盡也于是會  
慶節差一日樞密院檢詳文字丘室宗卿接伴調護久  
之虜人乃肯用正節日上壽蓋荆大聲妄改甲午年十  
二月為大盡故後天一日也十二年九月辛卯成忠即  
楊忠輔言淳熙曆曰陋就簡苟且附會天道不合自戊  
戌以來朔差者八年矣今歲九月望月食當在晝而淳  
熙曆法當在夜以此辨之是非可決兼同臨安地形準

之月起虧時日光已盛必不見食而日官言所推在外初三刻係大內攢点九刻乃命礼部侍郎顏師魯之子視驗會雲色遮蔽而止十三年三月丁酉右諫議大夫蔣繼周世修因奏民間有知星曆者乞特加試用仍選差提領官以重其事如祖宗之制上曰朝士知星曆者必少不必差官專領乃詔諸路有通曉天文曆筭之人令所在州縣保明以聞八月丁丑布衣皇甫繼明等言今歲九月望以 淳熙曆推之當在九月十七日寔曆弊也太史乃註望于十六日之下狗私遷就以掩其過乞以今年八月望日太陰虧食及晦日月見東方二事

定驗疎密詔魯子世修同視既而曆官刘孝荣所定月食差一点繼明等差二点楊忠輔差三点乃罷遣之十四年四月癸酉國學生会稽石万又請考正曆法之差且言去歲測驗太陰虧食之時盖太内更点乍疾乍徐隨景走筭以律欺弊因上所著五星再聚曆乞與日官比較詔後省看詳聞奏繼明等言淳熙曆立法乘疎必假遷就五星再聚曆乃用一萬三千五百為日法盖竊取唐末崇元旧曆而婉其名耳皆未可用乞改造大曆詔後省同礼部秘書省看詳六月辛未朔給事中王信誠之奏乞令刘孝荣皇甫繼明石万各造来年一歲之

曆詳加測驗取其無差者十二月丙子繼明萬新曆成  
與淳熙曆差二朔萬等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  
月不應見而見為驗上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  
乃命禮部侍郎尤袤延之秘書丞宋伯嘉之瑞監視十  
五年六月二日丁卯尤以疾告改命禮部侍郎章森德  
茂同往是夜月光明盛十月二十九日壬戌晦延之往  
視晨前月見東方十一月七日庚午進呈周丞相言萬  
等以為月体尚存一分則不應小盡上曰十一月朔  
在申時所以二十九日早尚存月体耳十六年十一月  
壬午承節郎趙奐復言新曆今歲冬至後天一辰詔禮

部侍郎孔熾獻之著作郎鄧駟千里秘書丞黃艾伯耆  
校書郎王叔簡恭父同驗視紹熙元年八月庚戌遂命  
同判局劉孝榮改造新曆孝榮已與吳澤荆大聲開造  
二年正月甲寅曆成詔以會元為名四年十二月甲子  
朔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  
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蓋陳得一劉孝  
榮所造四曆皆未嘗測景止是寫提分數所以後天乞  
將修內司所掌銅表壘面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時雖  
朝廷多事未暇治曆忠輔渙則已為日官矣慶元四年  
九月太史言月食于晝而草澤言食于夜驗視如草澤

言下肯改作仍命秘書省正字馮履叔常參定五年五月壬辰朔曆成賜名統天至今用之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之間曆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十五變元本作五十一矣而知曆者謂統天新曆尤復踈謬昔洛下閎太初曆成自言八百年當差一度其後未及八十年固已差一度矣李淳風亦曰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又曰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刘洪曆四十五年差一度梁武帝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以前人曆術之精犹不况此况賤工之草創者乎大抵唐末以後律曆之法不傳士大夫無所從受而星

翁曆人類多鄙淺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學也近世蔡元定季通號為知數而亦未嘗見于用余嘗考易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變也治而明之則非但因其已成而無所事乎損益也故記其本末如此以待能者考焉

### 炎興以來勅局廢置

律令者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有之歷代相傳皆以律書為本至周世宗始謂之刑統國初因之其刪修但屬大理寺逮天聖編勅始有詳定編勅所別命官領之熙寧以後詔修一司勅令則又以編修諸司勅式所為各

元祐改熙豐之法則又以重修勅令所為名自後迄政  
和不改政和元年冬始頒海行勅令十二月十七日靖康元年  
又更修焉其秋議者乃迄用元豐嘉祐之間以俟新書  
之成九月十三日丙子其冬又詔祿令用嘉祐斷刑依元豐  
十四日丁未建炎元年夏因滁州推官趙伯摠有言復詔政  
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四月二十三日丁亥三年夏復  
辟赦書修復 仁宗故事遵用嘉祐條法四月八日乙卯刑部  
侍郎商守拙因乞以嘉祐政和二勅相照賞典並從重  
條約並從寬許之四年下詔勅令所將嘉祐政和條制  
對修成書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勅令玉衣乃乞召入

言編勅利害仍以詳定重修勅令所為名令寺官局官  
同共對修六月初七日丁丑後三日始命宰官范宗尹提舉重  
修勅令參知政事張守提舉其秋言者乞令省部百司  
吏人將所省記條制攢類成冊聞奏八月辛未朔至紹興元  
年秋守等始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及申明看詳等摠  
七百六十卷上之八月四日戊辰自是迄于三十年之秋勅局  
所修之書又一千八百六十三卷紹興三年九月朱勝  
武等共一百八十四冊六年九月張浚等上祿秩新書  
等二百四卷八年六月趙昂等上諸班直諸軍轉員  
勅格十三卷又上親從親事官轉負勅令格七卷  
十月秦松等上祿秩勅令格三十二卷又上三省令格  
六卷樞密員令格二卷六曹監等通用令一卷太常宗  
正大理寺通用令一卷又治獄令一卷以上目錄申明

石侯高而二京舉劾令  
格式今而存

共十二卷。十年十月上在京通用勅令格式六十七  
卷。十二年十二月上六曹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又上  
寺監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庫務通用勅令格式八卷。六  
曹寺監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又曹寺監庫務通用勅令  
二卷。寺監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又曹寺監庫務通用  
十月上國子監勅令格式十卷。又上明太學勅令格式  
十四卷。武學律學勅令格式十卷。又上小學勅令格式  
卷。監學申明等共八卷。勅令格式十卷。又上常平免役勅令  
格式申明等共四百三十五卷。十九年六月上吏部續舉  
荐并別編共四百三十五卷。又上茶法一百四  
勅令格式續降等共一百五十五卷。又上茶法一百四  
卷。二十三年十一月上大宗正司勅令格式申明等八  
十七卷。二十五年九月上紹興寬恤詔令二百卷。二  
十六年十二月上僉正省曹等監內外諸司等法四卷。共  
十五年。又上釐正省曹等監內外諸司等法四卷。共  
十年八月。陳康伯等上參附吏部勅令格式申明等共  
七十一卷。又上刑名通海行法為二千六百二十卷。有  
疑難斷例二十一卷。賞  
奇論者以為官吏猥多寔費亦濫三十一一年遂罷之。檢

月日三十二年夏有旨哀集 上皇聖政吏部侍郎徐

度乞復置勅令所從之 六月二十 乾道四年冬秘書少

監兼權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建炎後續旨幾二萬條前

後殊不合請刪修為書俾吏不得肆詔可之 十一月二

酉乃以重修勅令所為名六年冬又以詳定一司勅令

所為名 十一月十 置提舉官二以屬宰相同提舉一以

屬執政詳定一從官為之刪定官五視曩時官減三之

一吏胥徒減三之二自乾道以後新修之書又為三千

一百二十有五卷 乾道二年六月刑部侍郎方滋上時

等上乾道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 六年八月虞允文

克家等上三省樞密院勅令格式四項共一百四十卷



看詳議義五百卷。○淳熙二年十二月龔茂良等上吏部七司法三百卷。○三年三月上吏部條法四十卷。○四年五月上淳熙新編特旨斷例四百二十件。○十一月十一日李彥穎等上淳熙重修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六年七月趙雄等上一州一路酬賞法四項共二百二十三卷。看詳六百三十八卷。七年五月上淳熙條法事類四百二十二卷。○十一年五月本府上隆興以來寬恤詔令三百卷。而一路別法已修者一千二百餘卷不預焉。故例刪定官多以遠人為之。往未嘗通練古今明習法律經歷州縣一切受成吏手。書成抵牾言論駁雜輒復更定。間有局至旬月未嘗筆削一字。適遇進書亦得改官者。遂為宰執周旋親故之地。失當時建局命官之意矣。淳熙十五年夏林黃中以兵部侍郎兼詳定官。四月二十未

踰月即為上言。古今之方書有盡而生民之疾證無窮。必欲某里某人某方某證而立為準式。比其用之則粗。而而不合矣。紹興所修一司勅令多歷年所不曾頒降。今之所修既已斷絕亦無頒降之期。縱使頒降而不免抵牾。重別申明則不若無書之為愈也。望將已修浙江福建湖南北路茶法千二百卷免行供進。令六部各據所隸條件抄錄從本所用印。以憑照用。其京西兩淮未了條法仍令日下刪修結絕。捐不急之官省無用之費。不為元補上送之罷。勅令將限一月結局。六月三日紹興二年夏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乃復

置詳定勅令局差詳定官一員刪修官三員四月十三日庚寅差

官五月六日癸丑始立局名然未有所進也慶元二年春復置提舉

同提舉仍以編修勅令所為名二月六日丙辰遂移牒六曹大

理寺及三衙江浙進便州罷監司抄錄乾道五年十一

月至慶元二年十二月終續降指揮得數萬事參酌淳

熙州法五千八百條刪修為四百七十卷送刑部審詳

訖供納提齊官下三省合屬房分及檢正都司審復為

書摠七百二冊勅令格式及目錄各一百二十二卷隨

四年九月丙申進呈自是已修之書次第修進如撮要

摠類之屬殆不一名而篇帙浸繁矣

### 文鑑

文鑑者呂伯恭被旨所編也先是臨安書坊有所謂聖

宋文海者近歲江鈿所編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

板時淳熙四年十一月也其七日壬寅周益公以學士

輪當內直召對清華閣因奏陛下命臨安府開文海有

諸上曰然益公曰此編去取差謬殊無倫理今降旨刊

刻事体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

章成一代之書上大以為然曰卿可理會益公奏乞

委館職上曰待差一兩頁後二日伯恭以秘書郎轉

對上遂令伯恭校正本府開雕其日甲辰也始趙丞

相以西府奏事。上問伯恭文采及為人何如。趙公力  
荐之。故有是命。伯恭言文海先係書坊一時刊行。名賢  
高文大冊尚多遺落。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  
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五日庚戌許之。後數日又命知臨  
安府趙礪老并本府教官二員同伯恭校正。二十日乙  
卯礪老言臣府事繁多。若往來秘書同共校正。慮有妨  
廢。本職兼策府書籍亦難令教官携出。乞專令祖謙校  
正。從之。于是伯恭盡取秘府及士大夫所藏。本朝諸  
家文集旁采傳記。它書悉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為百五  
十卷。既而伯恭再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五年十二月

十四夜得中風疾。六年正月引疾求去。十一月庚午有  
詔予麗伯恭回辭。後十三日癸未。上對輔臣因今王  
季海樞使問伯恭所編文海次第。伯恭乃以書進。二月  
四日壬辰。上又謂輔臣曰。祖謙編類文海採擇精詳。  
可與除直秘閣。又遣中使李禧文宣諭。賜銀帛三百匹。  
兩時方疾。非有功不除。朕之令舍人陳叔進將繒之。先  
以白趙丞相丞相諭令毋繒。陳叔進不從。七日丁未。輔  
臣奏事。上諭曰。謂祖謙平日好名。則有之。今此編次  
文海採取精詳。且如奏議之精。有益治道。于是批旨曰。  
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文海採取精詳。有益治

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叔進不得已草制曰館閣之職  
文史為先爾編類文海用意甚深採取精祥有益治道  
寓直中秘酬寵良多爾當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誣用  
竭報焉人斯無議時益公為禮部侍郎兼學士其月十  
八日丙午得旨撰文海序四月三日辛卯進呈乞賜名  
上問何以為名益公乞名皇朝文鑑上曰善時序既  
成將刻板会有近臣密啟云所載臣僚奏議有詆及  
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後世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  
去留凡數十篇然迄不果刻也張南軒時在江陵移書  
晦翁曰伯恭好弊精神于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

文海何補于治道何補于孝悌使精力困于翻閱亦可

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也今孝宗寔

錄書此事頗詳未知何人當筆其詞云初祖謙得旨校

正蓋上意校讎差誤而已祖謙乃奏以為去取未當

欲乞一就增損三省取旨許之甫數日上仍命確老

與臨安教官二員同校正則上意犹如初也時祖謙已

誦言皆當大去取其寔欲自為一書非復如上命議

者不以為可確老及教官畏之不敢與共事故辭不肯

預而祖謙方自謂得計及書成前輩名人之文蒐獵殆

尽有通經而不能文詞者亦以表奏廁其間以自矜黨

同伐異之功荐紳公論皆疾之及推恩除直秘閣中書  
舍人陳騷繼還比再下騷雖奉命然頗詆薄之祖謙不  
敢辨也故祖謙之書上不復降出云史臣所謂通經  
而不能文詞蓋指伊川也時侂冑方以道學為禁故詆  
伯恭如此而牽連及于伊川云然余謂伯恭既為詞臣  
醜詆自當力避賊名今受之非矣黃直鄉亦以余言為  
然

東華一王若書頗極精詳既銜上命盡力供職不足完分事而一時  
去取之快遂招浮薄之辭甚矣操選之難也南軒謂其耗損精神  
此語若此此言良是然失上命之意矣 原熙年五元前百於源板此  
一卷畢 備信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五

丙申九月十八日校誦孟記

乾隆丁亥三月二十日早校于博典堂雷雨廷博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六

朝事一

臺諫給舍論龍曾事始末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左武大夫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  
旨武翼郎曾覲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二人上為  
建王特內知客也其年十月劉汝一度除右諫議大夫  
汝一入對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曰奏潛邸舊寮宣召  
當有時蓋為二人言也後數月汝一遂上奏劾大淵輕  
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議  
搖唇舌<sup>鼓</sup>變亂事非凡皇闈宴昵之私

宮嬪嬉笑之語宣言于外以自夸娉至引北人孫照出  
入清禁為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伏望

三月六日丁酉也是日凡兩奏七日戊戌汝一進故事  
目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蓋不能  
以公義勝私欲耳反復數百言尤為切至九日庚子詔  
大淵除知閤門事覲權知閤門事並填見闕日下供職  
蓋汝一第一劄子中有云母使褻御干預樞筭故解大  
淵副都承旨也汝一言臣欲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抑  
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朕而陛下示之以無所忌  
憚是臣所言皆為欺罔何施顏面尚為諫官乞賜貶黜

奏入不報張真父震時為中書舍人繳其命至再十一  
日壬寅真父除敷文閣待制知紹興府真父力辭且言  
若苟借爵祿以為榮而喪其名節之寔在于公議誠所  
不容望改除一在外宮觀不許胡周伯沂時為殿中侍  
御史亦論二人市權招士望屏遠之以防其微奏入不  
出十三日甲辰給舍金彥行安節周子充必大再封還  
錄黃彥行時為給事中子充時為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大略言二人功過能否  
臣等初不詳知但見縉紳士民指目者多今論其職事  
則或捨劇而就閑論班次則皆遷矣陛下即位以來凡  
臺諫所彈奏雖兩府如葉義問大將如成閔欲罷則罷

欲貶則貶一付公認獨于二人乃為之遷就諱避殆非  
舍己從人之義也况二人者攀附惟旧過此以往事君  
之日甚長僅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十四日乙巳  
上命二相陳魯公史魏公召給舍至都堂宣示御札大  
畧謂安節等為人扇動議論躡起又謂在 太上時小  
事不敢如此于是彥行子充皆退而待罪是日真父再  
奏引司馬公以言不行不拜樞密副使故事辭成就祠  
又不許十五日丙午詔金安節周必大亦請不允無罪  
可待而丞相又遣宰掾以 上意諭子充若將調停者  
子充貽書言為今之計莫若使二人者出奉外祠以息

公論然後必大自以私計為請求一宮觀仰以釋 聖  
上朋黨之疑下以息二人報復之怨此上策也若不決  
去此輩必謂士大夫可以威脅而人主信之愈堅任之  
愈篤禍發蕭牆毒流華戎矣惟相公念大臣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之義而審處焉十六日丁未降出二人繳章  
有旨給舍未知功過臺諫止是防微罷劇就閑已允公  
議尚茲回繳可持 奏內龍大淵已辭樞密副都丞旨  
賤事目今在假候假滿日別與差遣曾覲仍舊帶御器  
械十八日丁未張忠定自新除叅知政事罷為資政殿  
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庶侍讀以病自請也

晁子西云張  
子公入對

與曾龍決去就上問所送聞于公云聞之陸遜上云  
若反復小人已得罪行遣矣子公謝云臣妄言不寔有  
罪而忠定家傳無此疑作家傳是日彥行子充再上奏  
時覲尚為使相其家未敢書也乞竄責以明邦憲不允子充入謝上曰朕察鄉奔朕  
但朕欲破明黨明紀綱耳二十一日庚戌汝一改權工  
部侍郎以所言過寔也附傳云爾真父又力辭朕名且遣史  
丞相書云臺諫有言而不行給舍受賊而請罪震乃安  
受美賊竊取要藩况越之為郡近在肘腋它時為所陰  
中重累聖知曷若保全使得善去二十五日甲寅  
上批張震除賊已有成命累上辭免特從所請可與外  
祠從其本意汝一亦辭新命二十六日乙卯除知建寧

府是日詔大淵覲依旧知閤門事二相台子充諭上  
意且云後省想亦無它子充曰前已反汚今復申命豈  
敢但已格除目不下右相以聞越三日不獲命二十八  
日戊午子充乃以母葬信州久欲遷奉乞宮觀差遣詔  
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而二人之命亦寢俄王文忠  
除侍御史周伯乃求去五月十九日丙午罷為直顯謨  
閣奉祠八月五日癸亥安行除兵部侍郎解給事中二  
十五日癸未大淵自左武大夫宜州觀察使幹辦皇城  
司除知閤門事覲自武義大夫文州刺史帶御器械幹  
辦皇城司除權知閤門事依旧兼幹辦皇城司事行者



中書錢舍人周材權給事中工部陳侍郎之淵也二年  
三月十四日己亥內批劉度罷建寧府給舍黃通老中  
馬德駿騏言度與賊郡且二歲矣今被旨放罷人莫測  
其故必謂其以諫得罪人謂陛下不忘人之過如此望  
賜審處上批劉度黨附敢為欺罔尚除大藩本出 意  
未為允當可依已降放罷指揮二十三日戊申詔通老  
德駿同班進對 上問鄉等已書行罷度文書否通老  
曰蒙陛下批已書行矣 上曰甚善前日鄉等未知故  
未書行然鄉等在後省切不可現望臺諫二人皆言臣  
等各有本職不敢現望通老奏度罷命雖已施行然臺

諫之言有未契聖心者若無它意更乞陛下包容以來  
善言德駿奏諫官又與臺官不同諫官拾遺補闕去就  
無名仰累聖德如今日罷度在聖意固自有所謂然度  
當時言事不一恐外人未必盡察望陛下與宮祠以絕士  
論之疑 上曰既已罷矣豈可復與宮祠後十三日通  
老為尹正言檣所論罷禮部侍郎給事中 四月六日又  
十三日德駿亦罷起居舍人兼侍講改權直學士院為  
直敷文閣知遂寧府 四月十九日癸酉 方大淵初用事時宰輔  
臺諫給舍一辭以為當去故 上意有朋黨之疑不三  
年 上察其姦欺諸人相繼召用而大淵卒以斥死可

謂明也已矣故嘗論大臣事主患不能盡言苟能言之雖拂逆于當時必信用于異日雖然無聞于近効必有味于方來此類是也故詳志其始末以見隆興主聖臣直之盛後有君子可以監現焉

孝宗黜曾龍本末

光宗黜姜特立附

乾道二年春知閤門事龍大淵曾覲並補外以參知政事陳俊卿奏其罪也二人始以潛邸恩進隆興初給舍周子充張真父臺諫劉汝一龔寔之皆論列兩人去位張子公外召為執政銳欲去之覓其不可搖乃力辭老病不拜周元特為侍御史論列至十五章亦不効陸

務觀文士也為密院官屬坐漏二人密語被逐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荐對頗及二人罪皆補縣自是無敢言者及陳應求執政一日起居舍人洪景盧來見曰聞鄭仲一當除右史邁當遷而掖信乎應求曰不知也公何自得之景盧以二人告明日應求至漏舍語葉魏二相及同列蔣子礼曰外訖久指此兩人漏泄省中語而未得其寔狀故前此言者雖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不以聞諸公皆以為然入奏事畢應求獨進且以景盧語質于上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寔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播之于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權

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鄉逐之。應求歸未及門，已有旨出二人于外矣。中外

快之。蓋上之英斷無私如此。漢唐所未見也。二月四日

軍承宣使龍大淵為江東副都總管，建康府駐劄。和州防禦使曾覲為淮西副都總管和州駐劄。明大淵改浙

東路，駐明州。覲改福建路，駐福州。景盧俄亦自右史除正

州，初七日奉旨。並令內殿朝辭。字而鄭仲一由樞掾進都司，遂侍講席。以至侍從，似亦

有宿議也。明年夏大淵死。六月十二日致仕覲時為福建副總

管。上憐覲欲還之，刘共父同知樞密院事奏曰：此曹

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

至使得以共聞政事，進退人才則臣懼非所以增光聖

德，整飭朝綱也。上納其言為止不召。既而覲官滿當

代，應求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

覲意似不欲為此官，應求曰：外間藉以謂覲必復來，

願陛下且捐私恩，以伸公議。察官李平子刘少度聞其

事，共勸副端徐彥才論之。疏入，不報。舍人王養源在省

中，揚言云：詞頭下必繳。時養源已引疾求去，乃除次對

奉祠。乾道五年七月乙丑覲之代歸也。道過衢州，守臣劉賓之遣

人諭以入城，決不相見。覲乃取道城外，太學錄魏元履

聞覲且來，亟上封事以諫。又見應求切責之，應求亦不

堪，乃因其告歸，罷為台州州學教授。待六年闕，覲時至

元本注

龍山已久伺候元履之去然後入國門焉有者坐

秦黨失右史已久自福唐隨覲至行在遂以為起居郎

晁子西日記云耳子西時為兵部郎官除左史在七月丁卯于是虞并文自蜀還朝

為樞密使上春之後并甫乃與應求面奏覲不可留

上曰然留必累朕後旬日竟除覲浙東副提管明州

駐劄且指揮又月餘上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

使舍人胡長文繳還詞頭以為不日事除拜必有人言

應求亦持不可上未聽應求曰不尔亦須有名乃遣

介汪仲嘉賀金主正旦即報五年十月十日曾覲朝見比還進一官

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庚戌而竟申浙東之命又戒閭門吏趣覲朝辭

即報六年四月三日曾覲朝辭覲快而去明年夏應求罷知福州其

十月覲以京祠台舍人趙溫叔留黃見并文謀其可否

并文曰此舍人戕也溫叔卒行之寔錄六年十月甲寅曾覲進對明

年春立皇太子覲又以伴讀之勞特遷承宣使權舍人

黃仲秉引故事繳黃乞移鎮會溫叔使北還行在溫叔

見上自訴曰臣不行詞則獲謹行詞則得罪清議

上諭以衆皆轉行而覲獨否為有頗焉溫叔承命而退

張南軒時為左司員外郎兼侍讀在殿廷語同列曰溫

叔若入文字爭辨庶幾可回若只面奏決無可回之理

既而果如所料右司韓彥古又以言間之于是溫叔與

八

南軒始有隙又明年夏觀介姚令則賀戎主尊號而歸  
遂除節度使以至保傅矣其除少保也周子充當直議  
者疑其不肯草制及制出首云入統馭民敬故在尊賢  
之上士大夫頗惜之也及紹熙初姜譙得幸留仲至為  
右揆適亞參尚闕特立忽見仲至曰上以丞相在位  
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二尚書孰  
先明日仲至奏之上大怒遂特立外祠而葉尋為列  
德修所劾除我補外二事絕相類故併記之

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校於博學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六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七

朝事二

淳熙改元本用純字

乾道癸巳歲冬至日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為純

熙既宣制矣後六日甲辰中書門下省言若合淳化雍

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主上取法祖宗之意

從之是時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赦制初下眾未有

言先人語雍公曰周頌考之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武

王克商事也豈今日所當用宜密以奏雍公從之奏未

達聞而朝廷已更之矣

壽皇命從官議擇監司郡守

淳熙初 孝宗嘗賜侍從官手詔曰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歎二者當如何鄉等可議定來上趙溫叔為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與同列上議請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其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賊司庶幾資格稍寬人法並用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昇祿或處以參議通判自無淹滯之歎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識擢以自助者若令于知縣資序以上叟荐堪充郡

守者若干人于通判資序以上歲荐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有關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有請託容私仍望檢点前後荐舉條令嚴為之法詔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外雜舉監司郡守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堪任何等監司帥府大小州郡差遣聽上下半年奏舉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攷察取旨初進呈上曰荐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託即長奔兢之風壘寔之等

奏天下法未有無弊雖三代良法久亦不免于弊今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荐舉何由知之上曰若令雜舉則須中論僉允庶幾近公况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足以見朕于人才博採遴選如此非苟然也遂降是命三年四月然自溫叔為侍從以至秉政前後六年亦卒不能行其言云

史文惠以直諫去位

隆興初龍大淵除樞密都丞旨劉汝一為諫長累疏論其漏禁中語上不樂汝一以此罷諫議大夫又罷工部侍郎又罷建寧府又罷祠而史丞相適以與張魏公

和戰之議不同力請免相然當時之論以為避大淵權勢而去也故王元龜繼為諫長為上言史浩以龍大淵避權引去大淵之勢遂昂蓋史公為相絕百餘日耳汝一之罷建寧也寔自內批出給舍黃通老馬德駿封還錄黃上大怒再批劉度黨附欺罔可依已降放罷指揮施行時二年春也後二十餘日通老亦坐繳駁修吉寺賜田指揮放罷且是史公不台者凡十二年及淳熙再相適樞密都丞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城中騷動號呼滿道被掠者多斬指以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

民財史公聞之即飛奏釋所捕而執軍民之譁歎者送  
詔獄上聞有旨日下任招降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  
揮使王友直為武寧軍承宣使而命抃暫權殿前司公  
事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乙卯也獄既上有旨皆從軍法  
施行時十一月七日丙寅矣史公見上曰獄先得其  
平當原其情而別其輕重上曰如之何則可史公曰諸  
軍掠人奪貨以至于闕則始蒙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  
從事若市人陸慶童特與之抗鬪耳可同罰乎且民有  
常刑惡可律以軍法哉必不得已流之可也上大怒  
不可史公曰陛下惟惧軍人怨咨故欲一其罪以安之

夫民不得其平其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  
語上愈怒曰然則比朕于秦二世也執政皆失色汗  
流史公復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  
汝偕亡豈惟秦特為然上拂袖而入趙溫叔時為參  
知政事退奏疏曰招軍一事區處獨斷輕重緩急無不  
得宜推此以注恢復不足办也臣不勝心悅誠服之至  
然適聞聖諭推軍人之最重者明正典刑固當如此然  
不知以何者為重乎若以拖拽為重則彼日本為國家  
招軍也必將有詞臣聞昨有軍人入保正家傷人掠財  
縱火焚薪又逼亂其婦女宜推其尤者津之市朝則以



劫掠得罪誰敢不服至于百姓之凌踐軍人者亦不可  
得兼行為政不可偏適聞聖諭詳矣奏入上甚悅乃  
詔陸慶童本非被拖拽人輒用柴穉助謝六三毆打軍  
人扇鼓百姓陸慶童與軍人秦忠楊忠並令大理寺依  
軍法施行其餘作鬧軍人令殿前司斟酌輕重從軍制  
施行見禁百姓並日下疎放謝六三令臨安府從杖罪  
斷遣王友直再降宜州現察使信州居住先是史公以  
哀病丐免且面荐溫叔自代上慰留之時六月二十  
四日也九月史公復請俟過會慶節去位是月十九日  
上留溫叔面諭之已呼溫叔為丞相矣

比陸慶童斷肯下乃上章稱疾求罷  
八日丁卯以後洋街趙樞密故第賜史公是日神勇軍  
統制官孫安祖策選鋒權統制官牛過馬軍統領官常  
丙以下至正副准備將三十一人追停降罷有差而工  
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磻老以失于彈壓又不能收捕  
首先聚眾作鬧之人亦改罷後三日送饒州居住史公  
既押入不肯視印溫叔偕執政王季海錢師魏就其閤  
見之史公遂巡不肯居位溫叔乃入奏乞遣中使到  
堂宣諭史公視事史公堅求去十五日甲戌拜少傅節  
度使復以京祠兼侍讀後三日溫叔乃越次拜右相云

葉正則論林黃中襲偽道學之目以廢正人

淳熙十五年六月丙子三省進呈兵部侍郎林栗奏臣  
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本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乃敢  
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復赴  
郡供職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  
貳廳緣長貳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  
鑄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徧詣宰執臺諫即乘  
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  
有去失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  
蹇拒違君命寔負慚懼所有印記无所歸着不免令四

司人吏抱守終久至于達旦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  
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季妄自推尊所至輒  
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  
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絕也蓋熹邀索  
高價妄希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  
者陛下愛惜名器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  
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與正丞計  
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于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  
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哉者朝廷之紀  
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旧任指揮並

且停罷先是朱文公既除兵部郎官以脚疾發動申尚書省乞假候痊安日供職故林有是劾及進呈上謂其過當而大臣畏林之強莫敢申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辨之大畧以為考粟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寔者至于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蓋自惜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党近忽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創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脩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吃菜事魔景跡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粟為侍從就其寡淺無以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孚信于下而更襲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寔說口橫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推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于茲于是胡侍御晉臣乃劾林罷之林為人清介而性褊忿乾道中為太常少卿六年正月五日以北使來賀正且當宴紫宸殿會左相陳正獻公之從兄為淳徒者死前一日訃至陳公以狀申尚書省乞依條式假又入劄子乞免赴大宴御筆批依繼而右相虞雍公為陳公言先太師之

喪僧凡既以浮屠氏之教絕服矣。今反為之報。又欲廢朝廷大朝會之禮。其可乎。若情有所不免。只可于私家易服致祭。不作歡樂。少間不免奏取聖裁。及進呈畢。虞公具奏。上乃諭陳公令赴宴。而林與陳公有連。不以為是。宴罷之夕。遂以書責陳公失禮。陳公即引疾在告。上奏待罪。虞公亦上奏劾林詭正沽名。乞明寘典刑。以為不靖者之戒。乃除直寶文閣知湖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八

朝事三

開禧去凶和戎日記

開禧二年十一月二日甲戌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為。輒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先是虜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怒復欲用兵。中外大懼。禮部史侍郎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密。

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錢參政象祖李參政璧至是皇子崇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佐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參政欲奏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三日乙亥佐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准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佐胄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槍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宰執至漏舍震報佐胄已押出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二參政赴延和奏

事遂以竄殛佐胄事牒報對境又令殿前司遣素一作表

隊五百人赴省前彈壓上欲擢史侍郎樞筦固辭乃

命錢參政兼知樞密院事李參政兼同知樞密院事是

日禮部衛尚書涇除御史中丞吏部雷侍郎孝友除給

事中王著作居安除左司諫晚召章直院良能鎮學士

院四日丙子佐胄自強並罷為醴泉觀使李參政進呈

改自強提舉洞霄宮時進在外無五日丁丑三省以咨

目徧遺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殿司三將

各進五官賜銀百兩士卒官賞有差親隨三十四人各

資錢二十千兵三百人各一而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

事是日始責侂胄為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自強追  
三官永州居住蘓師旦杖脊刺配吉陽軍行衛中丞章  
䟽也雷給事封還錄黃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  
安置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  
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自強送韶州並安置行  
王司諫章䟽也七日己卯史侍郎除禮部尚書中丞給  
事又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臣蒞其刑是  
日臨安府申侂胄已行身故詔本府收殮瘞于其家先  
塋之顯親報慈寺九日辛巳正同知自通奉大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十五日丁亥

李參政罷初命除耿與郡後二日復降兩官送撫州居  
住行殿中侍御史章䟽也是日衛中丞除簽書樞密院  
事十六日戊子立榮王為皇太子十二月二日己巳正  
資政為江淮制置大使十日癸丑金人陷隨州二十日  
辛酉錢參政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二十一日壬戌衛簽  
樞雷給事並參知政事新除吏部林尚書大中簽書樞  
密院事二十二日甲子楊太尉次山除使相賜玉帶二  
十三日乙丑史尚書除同知樞密院嘉定元年正月十  
二日壬午監登聞鼓院王柝自河南通書回持北行省  
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十五日乙酉詔侍從兩省臺

當時韓忠簡公介抗議  
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  
為可惜者良能以語侵公  
曰今日虜虜韓首固不足  
惜明日若果吾輩首亦不

是惜飛倪思曰一仇宵身  
頭顧何必語以爭於是章  
位呼者文仲黃須揭於象  
祝曰今據礼部侍郎倪思  
議列為凶已斃之者又何  
是惜云竟函首送虜  
受韓首溢之曰忠修信  
禮葬之

諫集議先七日臺諫已有請詔簽從重施行後四日再  
請御筆以未敢輕從答之十六日丙戌臺諫三請御筆  
付三省樞密院詳議將上二十二日壬辰史同知遷知  
樞密院事三月四日癸酉從事郎毛自知降充殿試第  
五甲仍奪第一人恩例以首論用兵也十九日戊子復  
秦檜官爵贈謚二十日己丑王柎自軍前再還行在二  
十一日庚寅詔侍從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聞  
奏蓋柎與虜首議以虜首易淮陝侵地故也于是議者  
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  
二十二日辛卯有旨依奏二十三日壬辰降黃榜下臨

安府兩淮荆襄四川曉諭二十四日癸巳宰執咨日諭  
諸路安撫制置等以函首事二十六日乙未臨安府遣  
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仇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  
使司二十八日丁酉通謝使許左史奕朝辭四月十八  
日丁巳自強責詞過門下倪給事思不書黃十九日戊  
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六月  
二日庚午金人歸大散關三日辛未歸隔芽關又歸濠  
州五日癸酉陳自強卒于廣州詔許歸葬七日乙亥衛  
參政罷行御史中丞章疏也十六日甲申林簽樞薨于  
位二十四日辛卯史知院兼參知政事七月十六日癸

丑江淮大使正資政除同知樞密院事十七日甲寅通  
謝使回入國門八月四日辛未正同知薨于江淮之里  
第十四日辛巳禮部奏尚書機除同知樞密院事吏部  
樓尚書鑰除金書樞密院事九月二日巳亥金國諭成  
使兀顏侃等入見二十二日巳未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十月十日丙子錢右相遷五官為特進左丞相史知院  
拜右丞相雷參政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同知  
遷參知政事樓僉樞遷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二十二  
日戊午史右相以內艱免二十七日巳亥用皇太子請  
賜第行在十二月丙寅朔錢左相為觀文殿大學士知

題本江陰

題本利福

福州行監察御史章䟽也凡誅佞奸一作和戎二事所關

甚大而廟謨雄斷四方有不得知今姑識其月日

暑退涼生披校此卷玉津之事不覺軒然中元月上  
記瓶花齋原跋函首和戎事亦非當時于此息兵  
機武陽追復真堪恨那得  
中元駕六飛再著小詩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八終

分亥三月二十八日校巳刻完廿九日錄下再從趙清常本  
校一過凡改正字添一字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九

時事一

史文惠以論儲副受知

史文惠初為學官以論儲副事受知高皇遂諭大臣  
令除館職且曰此乃是一人才也後四日又兼二王府  
教授及阜陵封建王文惠為王草乞扈駕視師奏疏語  
在阜陵繼統事中  
高宗聞知其奏出于史公語大臣曰此真王府官矣未  
幾阜陵受禪文惠自宗正少卿不半年而拜相蓋本朝  
所未有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史文惠自宗正少卿再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為相相四閱月而罷洪文惠自太常少卿九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相相三閱月而罷魏文節自宗正少卿期年而執政又九閱月而相相未一年而罷惟史公以師傅之舊去十四年而再相相八閱月而罷洪魏二公皆以補郡而退景伯閑居都陽凡十六年南夫閑居四明凡十二年不復再召矣

張虞二丞相賜諡本末

阜陵初受禪首任張魏公以經畧中原禮貌之隆群公

莫及嘗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又親書其生辰而祀之

禁中每有所疑以先一定作諸欽夫示不敢面詰其尊禮

如此及符離師潰上卷頓衰免相而西一作歸薨于餘

干卹典無加贈諡不講後四年公之門人陳應求入相

明年春二月乃白贈公太師賜諡初議忠正既而以不

可為稱乃諡忠獻焉其年虞雍公入相始以恢復自任

上厚眷之獨相且二年乃乞撫西師為入關之計上

親作詩送之恩禮尤盛虞公抵漢中未踰年而沒上

以屢趣師期而不應甚銜之凡宣撫使飾終之典一切

不用後四年門人趙溫叔入相數為上言虞某有志恢

復不幸死不及事嘗為臣言吾老矣功名當以相付子其勉之會上幸白石閱軍溫叔因奏昨日大閱十萬之軍一一少壯上曰前次虞相行揀汰之法今乃見成效只如采石一事亦自奇絕明年夏四月溫叔因奏事從容言允文薨已久未有以易其名者惟陛下哀矜之上沉思良久曰丞相雖允文所薦後來皆朕自擢用溫叔曰臣東蜀一布衣未十年而待罪宰相非陛下親擢安能至此然不過允文臣何由見陛下上曰卿可謂不背本矣今欲如何可具以進溫叔退而擬入曰虞允文采石之功未經顯賞久在相位實著勲勞可特

贈太師賜謚忠肅上以筆抹去久在相位實著勲勞八字又改云虞允文舊于采石有勞未曾旌錄并易太師為太傅行下上嘗謂大臣朝廷降指揮如士人作文須字字煅煉乃可故前後批降多經筆削云

### 趙溫叔探賸虜情

乾道庚寅歲冬十月金國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兵部尚書耶律子敬來賀會慶節起居舍人趙雄假翰林學士充館伴使丁卯引見戊辰上壽庚午花宴癸酉入辭乙亥發行在溫叔與子敬並馬自驛中同行子敬望吳一作南山云好一帶山溫叔云聞燕京萬歲山極佳不減南

京謂東否子敬云與南京一般温叔云萬歲山乃天生  
基址或但人力所致耶子敬云皆人作也温叔云聞燕  
京宮苑壯麗子敬云極壯麗温叔云周回有幾里子敬  
云只宮室自有二十餘里見在逐時亦常修造温叔云  
盛哉子敬云內翰異時來奉使可以恣看温叔云甚願  
再相見又云北邊此時想極寒子敬云寒甚不可忍温  
叔云此時正值畋獵子敬云北邊此時正是畋獵時節  
温叔云大金皇帝亦嘗出獵否子敬云一年須兩三度  
出獵温叔云一度出獵用得幾日子敬云往亦須旬  
日或二十日一月不定温叔云頗聞北邊多名鷹獵狗

子敬云此間有否温叔云以此一作有然亦難得極好者  
子敬云北邊亦自難得好者好者只是禁中有之温叔  
又云大金皇帝有幾個皇子子敬云煞多有七個温叔  
云聞說越王甚英武子敬云煞勇猛可畏温叔云越王  
是長否子敬云是二子敬又云昨日押筵鄭樞密是金  
書樞密院否温叔云是也子敬云比聞一作樞密使至  
金書樞密院是文官惟一作復是武官温叔云舊制文  
武官通除子敬云本朝則專用武臣温叔云大金宰相  
今何姓子敬云兩人皆姓黑石烈温叔云又有尚書令  
者行宰相事否子敬云在宰執之上温叔云今大金尚

書令何姓子敬云姓李温叔云聞是貴戚子敬云是外戚温叔云今年幾何子敬云六十餘温叔云黑石烈宰相年幾何子敬云年甚少一員五十餘一員四十餘子敬又云內翰貴鄉只在此間否温叔云在川中子敬云煞遠温叔云亦不過數千里子敬云從襄陽路來否温叔云是也子敬云川中聞說民間煞富温叔云有富者有貧者温叔云尚書仙鄉子敬云在北京舊日大遼所謂中京者温叔云去燕京遠近子敬云二千餘里直鄰北邊温叔云去黃龍府遠近子敬云甚近纔五七百里温叔云見說大金皇帝每歲避暑常巡幸雲中雲中是何處子敬云是西京温叔曰西京北京宮苑亦皆壯麗否子敬云皆不減南京見今諸處亦不住修蓋本朝法嚴修葺滅裂有司得重罪舊例館客者寒暄之外勞問而已至温叔始探贖虜中事宜以奏上甚善之

傳安道不見曾覲

傳自得安道忠肅公察之子也以父死事得官嘗應宏詞科已上復下紹興末年秦丞相死凡告奸者皆抵罪而安道為仇人所攻嘗坐體究趙表之事除名融州安置孝宗立陳文恭正獻二公連辨其枉入為尚書郎乾道九年春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副使安道喜吏事

工文章而性復高簡其仕于閩中也曾覲為副總管內  
交甚至安道時其亡也而往報之及為郎而覲以節鉞  
奉內祠安道不見也將使閩部會其部之武憲召歸安  
道往謁之延諸便室則覲及從官數人先在焉時方置  
酒安道引一卮辭腹疾而退于是學士承旨王日嚴亦  
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覲大不樂淳熙存初上記其  
才召使守臨安既而中止伯壽伯成其子也

孝宗趣虞丞相出師恢復

虞丞相再為宣威上用李伯紀故事御正衙親酌卮  
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寵始期以

某日會于河南既而上密詔趣師期虞公言軍須一作

需未備上浸不樂又明年上遣二介持御札賜之

戒以面付介至而虞公薨數日矣其屬官湯朝美告虞  
公之子公亮欲啟之其子不敢遂已莫知何所言也公  
亮字祖弔以父任為奉議郎直秘閣終身不出仕

孝宗獎鄭自明魏元履

淳熙初上用湯朝美之議詔宰執侍從補外非有功  
不除賤名三年夏朝美既斥鄭自明以學官轉對論宰  
執侍從不當尚功上曰朕但欲激令趨事功耳自明  
曰近臣以論思獻納為賤安得有功可論上曰亦豈

無可見者。自明曰：若爾，臣恐自此生事，欺罔結託之人，却會得陛下職名。上默然。三年五月癸酉自朝美之說行，近

臣無敢請外者。其後竟不能行。但于除職時，批旨略叙其勞，能如陛改舉詞之額。淳熙末卒去之。自明名鑑三山人，早有聲。二年秋，舍選高第，陳應求以其女妻之。解

褐為國子正，明年入對。上謂大臣曰：鑑議論甚切直。

觀其所言，似出于肝膽，非矯偽為之者。因看鑑劄子，頗思魏揆之鄉等知鑑為人如何。大臣因將順。上旨

上曰：且與召試館職，及對策，其間言比有任官觀人，輒入國門，未嘗朝見，徑得州而去者，有犯賊人，初復官，即

得帥幕者。上覽之，以語輔臣，遂各鐫罷。上因問鑑

議論甚切直，當除何官？龔實之曰：故事，學官召除，多除正字。上曰：鑑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抵剴切，不易得。

朕喜其盡言，更不復問。今可除秘書郎，賞其盡言。其年七月也。四年春，遷著作佐郎。五年春，為國史院編修官。其夏，遷著作郎。秋，出知台州。自明在班行，號敢言。然竟以是不能久居中而出。及除天台，未上，偶散步于所居之門，忽巨木仆焉，壓而死。士大夫甚傷悼之。

晦菴先生非素隱

晦菴先生非素隱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紹興已

卯之秋。高宗聞其賢已有命召蓋陳魯公初執政引之也。時同召者四人韓无咎尚書為建安宰得旨俟終更乃入而先生與徐敷立呂仁甫皆當即赴何司諫溥乃言徐呂皆部使者宜令滿任意實欲以見沮先生因援三人例乞俟獄祠滿日起行在會劉忠肅新除御史籍溪胡先生赴秘書省正字先生以詩寄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我豈用冠忠肅嘗兼權中書舍人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又曰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時三十年五月矣五峰胡先生初未識先生聞之和其詩曰幽

人偏愛青山好為是清山青不老山中出雲洗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五峯又語其學者南軒張先生曰觀此章知其能有進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為是詩以箴警之然先生則未之見也孝宗復召一辭而至先生之

欲得君以行其道意可見矣及對垂拱殿首論講學復讎二事又論諫諍之途尚壅佞倖之勢方張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是時湯丞相方大倡和議深不樂之除武學博士待次癸未秋也乾道乙酉促就次既至而洪丞相力主和議與所論不合復請獄祠而歸丁亥之冬陳魏公行丞相事劉忠肅任樞府乃奏除樞密院編修官待



次五年魏公獨相促就我者三將行矣而聞魏元履以  
論曾覲事去國先生遂止未幾丁內艱六年冬胡忠簡  
在經筵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先生終不起七年冬  
虞雍公當國復召先生以素論不同力辭者四九年春  
梁鄭公獨相復申前命先生又辭鄭公進呈因奏先生  
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或奏曰熹學文該博  
但泥于所守差少通耳此時曾欽道參政事張說為樞  
長沈得之鄭伸一僉樞未知或  
者何人也上曰士大夫讀書當通世務然熹安貧樂道恬  
退可嘉可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其年五月也  
先生又四辭迄淳熙元年六月而後受二年夏龔莊敏

以首參行丞相事上諭欲獎用廉退以厲風俗莊敏  
以先生名進上曰記得其人屢辭官此人所共知今  
可與除一官于是除秘書郎其年六月戊申也先生復  
再辭且遺莊敏手書其言專及一時權倖書未達而羣  
小已先乘間譏毀矣俄內批付莊敏以虛名之士恐壞  
朝廷盟日莊敏論奏再三上默然由是先生迄不拜  
命五年春史魏公復相首務進賢以先生屢召不赴也  
必欲起之始議除中都官趙衛公時為參知政事謂史  
公言不若始以外郡蒙之待之出于至誠彼自無詞然  
其出必多言姑安以待之可也乃除知南康軍見次史

公必欲先生之出。又降旨不許辭免。便道之官。俟終更入奏事。仍命南康趙遺。迺史公既勉先生以君臣之義。又俾館職呂伯恭作書勸之。先生再辭不許。乃上是時年四十有九矣。七年夏。先生應詔上封事。上未察其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趙丞相詭辭救解。上從之。始上素疾虛名之士。惡言清濁流。本非為先生也。而小人因是為說。上每與大臣言之。輒動容变色。丞相因從容言于上曰。欺世盜名。陛下惡之是也。雖然。上疾之愈甚。則下譽之愈衆。以天子之貴而切之焉。反與之角。若惟恐不能勝者。無乃適所以高之乎。不若因其長而

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露。謬偽自乖。虛名敗矣。何必仰勞聖慮。若擯而不用。則徒令以不過藉口耳。上以為然。八年夏。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待四年闕。趙丞相之口辨。能回人主。多此類也。未行。以拯荒功例。加直秘閣。浙東大飢。移使浙東。辭職。名不許。請奏事。許之。十月庚午。對延和殿。復論近習權勢日重。致陛下德業日壞。紀綱日隳。言極苦切。上不以為忤也。會先生劾台守不法。王丞相庇之。章十上。始罷去。而除先生江西提刑。又易江東。又例以救荒功。陞直徽猷閣。江西乃填台守之闕。江東則墳墓在焉。時九年秋矣。先

生連引嫌求免未報吏部鄭尚書丙與台守善首以道  
學詆先生監察陳御史賈因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  
者大率假其名以濟其偽願考察其人擯斥勿用蓋阿  
附時宰意專指先生也先有旨以先生累乞奉祠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時十年春矣十四年復除江西提刑待  
次先生辭不許十五年夏王丞相罷周益公獨相趣先  
生入奏事先生見上力陳天理人欲之辨因論便嬖  
側媚之徒深被腹心之寄柔邪庸謬之輩久竊廊廟之  
權皆天理未純人欲未盡之致上忻納曰久不見卿  
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勞卿州縣

時六月壬申也翌日癸酉除兵部郎官先生方以足疾  
辭而省吏以印至先生不受適本部林侍郎栗前數日  
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漸其從者因勅先生欺慢且言先  
生竊程張之餘緒為浮誕之宗主謂之道學治世所當  
禁絕乞賜停罷先生聞之亦丐免丙子進呈上曰林  
栗似過當益公曰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  
上曰亦見其跛曳乃令依舊職名江西提刑仍令吏部  
將改官後不曾磨勘日月一併給還時距大禮緣數十  
日上欲先生遷朝郎以祿其子也博士葉正則聞之  
首上疏與林辨胡文靖時為侍御史因論林執拗不通

喜同好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此最人之所惡聞者乃  
絀一作林知泉州其年七月己未也先生亦再辭新命  
八月甲子朔詔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俄  
再召入再辭十五年十二月壬午除主管太一宮兼崇  
政殿說書蓋上禪意已決欲留以遺嗣君也先生未  
聞命時已上封事言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  
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而首之以天下之大  
本在人主之心蓋自上躬以至于儲嗣宰輔守令將  
帥宦官宮妾凡所當言無不傾盡自敵已下受之有不  
能堪者孝宗曾不愠也十六年春正月甲寅除秘閣

脩撰復奉祠先生再辭職名光宗褒許除知漳州亦  
再辭而後受期年以子喪求去復除脩撰奉祠未數月  
除湖南轉運副使三年除知靖江府皆不赴四年趙忠  
定在樞府復除知潭州再辭不許五年春始之鎮上  
即位之翌日以其官召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又三辭  
不許則乞以修撰充說書上親劄不許然其在講筵  
亦總五十日也既罷之二日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  
辭至再仍舊職提舉南京鴻慶宮先生以廟議不合乞  
退還待制者再詔此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  
閱又以擅議山陵乞免帶舊職者一詔答以無罪可待

繼又乞致仕者再詔答以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皆不許最後言昨者職名正是暫受權帶以為入侍之階申省之詞極為詳備今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朝廷不能奪許免待制仍舊秘閣修撰宮觀慶元元年十二月丙子中書傅舍人伯壽行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偽等語既而先生又申乞討論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等事併行改正監察沈御史繼祖遂劾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罪二年十二月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引年告老許之六年三月甲子先生歿于考亭年七十一嘉泰三年除華文閣待制嘉定

孫崑老樊允南恬退

年賜諡曰文繼又贈寶文閣直學士先生歿十餘年行狀未有屬筆者若其嘉言善行則海隅出日人士蓋已戶知之今特取史官所書諸家所紀先生難進易退之大節會粹于此後有學者因得以求先生之志焉

孫松壽字崑老邛縣人力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至乾道初猶未改秩剛方廉潔不求人知環堵蕭然衣食僅給澹如也居官決事多用經術嘗守漢嘉甚有惠愛淳熙三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崑老時年六十亦即引疾乞致仕朝廷不許崑老與江源樊漢廣允南

善允南嘗知青神縣寬大長者兼有能名乾道九年除知雅州候吏及門即日掛冠不起時年纔五十六也范致能入蜀引上皇慶壽赦並薦于朝有旨召赴行在允南仍入一作落致仕二人因辭不起蜀人高之何耕道夫所謂賦賢哉二大夫詩者是也趙溫叔時在樞府因為上言嵩老之賢四年五月詔特轉一官賜三品服依舊宮觀嵩老復告老許之允南尋卒趙子直入蜀復奏嵩老掛冠勇退凡二十年內行素飭終始不渝乞賜褒表以厲風俗詔除直秘閣紹興二年二月庚寅也嵩老素清約晚而彌壯然亦喜從釋氏遊日拜佛以百數

未嘗少倦年九十餘乃卒蜀人號為牧齋先生李廌仲信其子壻也

### 史文惠薦十五士

史文惠自經筵將告歸于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肯並令赴都堂審察與內外陞擢差遣皆一時選也所薦乃薛象先一作郵簿揚敬叔新紹興司戶陸子靜新崇石應之新無為陳益之新寧國葉正則新鄂州袁和叔新趙靜之添差常張子智前撫州後皆擢用之其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

### 趙善譽察州風采

蜀中潼遂二郡例以執政侍從要官為守由是禮節一作

郎與部使者鈞敵淳熙末徐察院詡以朝議大夫直徽

猷閣守遂寧詡浦一作蒲城人號徐鐵面踐揚雖久乃乞

廉聲部使者以其嘗為御史憚之會趙善譽自大理寺

丞出為小漕初入境過遂寧徐携具出城迎勞典謁吏

白當下馬善譽不從抑俾循廊如列郡之禮徐大慙沮

郡人聞之爭投牒訟其過趙劾諸朝王丞相與徐厚格

其章趙聞之復以章徑聞且叙前章不達之故上問

大臣季海曰善譽年少察州風采方振詡老成前輩不

能曲意奉承是以有此臣等方議所以處之未敢遽奏

非有他也上曰然則當奈何季海曰監司舉按故當

少避之欲移詡南方一郡上曰善遂移知泉州溫陵

大藩與浦城接壤富厚甲于東南寔遷之也往歲朱悔

翁在浙東劾台守唐仲友與正章數上王相即徙與正

江西提刑正與此類

丁未成都火

淳熙丁未夏五月成都大火所燔七八千家府有碁盤

市俗言孔明八陣營也居民擲此一燎無遺時趙子直

為帥守盡出公錢貸民而予其貧者未數月自錦江而

北繩引碁布巷陌一新洞達疎明無復向來之舊矣火

之始作也。子直奏所焚千八百家。時章德茂為吏部侍郎。言于上曰：蜀人有以書抵朝士者云：火作自某所。至某所，延燒幾萬家，災亦甚矣。事出不測于政，何傷忠寔如汝，愚不盡數以聞何也。上乃命子直將的實被火人戶數目，賑濟錢米，開具以聞。先是府城之東有千金堰，溉民田十七萬畝。編竹籠石，歲事修築，役十一萬六千餘夫，率用民錢一萬三千緡，有奇。米三千斛，土人李仲良時知叙州，論其勞費欲易以石。子直以為然。乃議官出錢十萬緡，米三萬石，以給其役，而俾民分五歲輸之。或謂作隄捍水，水決潰提，則十萬緡皆為虛費矣。

前人之智非不及此也。子直銳為之會。上以旱故避

殿減膳，命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陳闕政。

十月七日

丙午萬元亨為司農少卿，應詔上言成都之火。于守臣何

害聞蜀帥乃欲撤百年之堰以從一己之規模，民情易

搖，當以靜治。好作為者可得而恃哉。當以厚化，善惡大

明則無所指矣。輔臣奏事次，上出文字一紙示之。乃

錄元亨封事中所云也。上又曰：章森說成都火災甚

大，又云事出偶爾于政，何傷。凡文字意要相應，不當如

此。乃命子直審度經久利便，及其因依費用錢物，聞奏

于是詔下十日矣。後五日，陳子榮大諫入對，併論二事。



以謂汝愚所奏與臣僚所論延燒數日大段不侔汝愚于先後之間必不敢自為異同假使巧為之辭以塞詔旨則又重有欺罔之罪而况撤堰築隄之役既出汝愚必妄以興利為言孰肯究思後害以自沮其說也二者使其自行開具士論不敢以為然望詔本路監司從寔體究以聞被火之家則必取見的寔築隄之後則必指陳利害盡公體國毋得徇情庶幾遠方事幾無所壅蔽子榮素不樂善類者也故因事攻之上方眷子直然重違子榮翊日有旨令本路監司同趙汝愚從寔開具聞奏七月二十一日辛酉是時梁卿撫為小漕吳卿宗旦提點刑

獄吳趙與余皆世舊他日余偶適吳卿所治密以奏意

問之吳卿曰火事未免為之回互第云所燔主戶近二

千而僦居之家則以萬計易堰為堤一作石乃李宗丞建

議劉秘書從而和之決不可耳劉德修時為子直聞之添差參議官

殊不憚奏上會子榮以憂去是年九月事遂已子直因力求

去上自塘遞封還奏牘批其尾云遺火修堰事朕已

察其浮言卿宜安職以寬顧憂時張德象守漢嘉為政

苛急宜之與之連姻會德象除轉運判官子直奏其罪

坐鑄免宜之以不按刺併罷十五年十月十日及子直得政元

亨年六十餘即告老遂守本官致仕未幾子直得罪宜

之自龍舒召為右史再遷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德象自  
祠官中起為監察御史累遷吏部尚書元亨以何自然  
之言起為江東副漕召遷為工部侍郎蓋自有成都以  
來未嘗有此火也子直在蜀中有威風知大體然書事  
貴直近見柴與之作子直行狀其言火事頗牴牾失實  
故備著本末俾後有攷云與之行狀云兩司迥于臺臣  
風肯躬履衡陌視之迄如公  
奏蓋二司同互云爾非其寔也行狀又云上曰近漾  
沙沆火半日僅焚二百餘家儻成都焚萬餘戶非三四  
晝夜不可此必王渥所為蓋汝愚近嘗言其受老馬事  
也以史攷之此年六月二十日寶蓮山大非漾沙沆又  
臣條上言有云延燒雖未得寔數姑無慮五七百家則  
成都城之火亦不止二百家矣况所謂延燒萬家乃章  
德茂封事德茂漢州人宜得其寔何待王  
巽澤之言也私家文字難據大抵如此  
卷第九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

時事二

趙子直正宗卿楊嗣勳不欲吳氏世襲

虞丞相既歿朝廷復命吳挺為興州御前諸軍都統制  
兼知興州充利西安撫使凡十九年矣紹興五年夏卒  
于軍于是楊嗣勳總領財賦先是白朝廷乞擇重臣鎮  
蜀乃以正宗卿為制置使宗卿未入蜀而聞挺病甚恐  
其軍五六萬人緩急無所屬乃見大臣籌之故事帥臣  
闕以轉運使權至是楊虞仲少逸為利漕宗卿欲重其  
事乃先令嗣勳往興州攝帥上許焉以為朝臣出使

印逸疑移或送

非例聞制一作所當令不欲行而宗卿以聖旨移文嗣勳重傷其意即請少逸權州事而已遙領安撫使未幾併以印逸少逸就權人以為得體先是吳之季歲問一作開外羣盜縱橫皆縱而不治少逸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誅之過人警服挺之死也先宗已屬疾不之信趙子直在樞筦用丘楊之議更遣張詔代之人服其遠識

利帥東西分合

利路自建炎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也紹興十四年鄭亨仲為宣撫副使時吳武順璘在興州楊襄毅政在興元郭崇毅浩在漢陰欲令三帥一體乃

奏分利州為東西兩路東路治興元西路治興州而浩兼金房開達安撫使遙制夔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併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內安撫使元年夏武順改判興元朝廷以其遙制西路軍馬為不便乃權合東西為一路以吳為安撫使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吳薨不改淳熙元年吳武穆為興州統帥李叔永守興州會湯朝美乞分利州東西及金襄荊廬揚為七路各置文武二帥叔永方申明間而朝美得罪事遂寢五年復分利州為兩路一以挺帥西路兼知興州紹興五年夏挺卒張詔代之復合為一路而詔但兼知

興州通興元章德茂侍郎為帥議損其禮詔知之即聲  
言已辭免兼郡不復入銜遂抗禮分庭而去蓋趙子直  
正宗卿共議本欲以削武興之勢而論者或以為閩外  
四郡既屬興元戎司不能令緩急恐失事機會詔遣閒  
卒出境而知西和州王李明愬械繫之趙資政德老為  
制帥奏罷李明慶元二年秋復分東西兩路六年秋郭  
果一作代為帥嘉泰四年秋吳曦繼之開禧北伐又以  
曦兼四州宣撫專兵比曦之反凡所出偽命皆以宣撫  
司號令行之由是西蜀一切稟承無敢異者故知子直  
宗卿削武興之權其慮甚遠猶得祖宗遺意如德老

所見特淺耳

### 趙德老說郭果定策

趙子直初議定策遣中郎將范仲壬告殿帥郭果仲壬  
初以時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不應仲壬  
不得已屏人起立具以西府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  
子直知不可遂請趙德老尚書往見果諭指德老謂果  
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專在  
太尉果未及言德老變色責之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  
家耳彥逾盡誠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見答即西府有問  
何以復之邪子明徐曰致意樞密領鈞旨事然後定其

復策勲首拜子明節度使德老有怨言乃亦除端明殿學士

金字牌

雌黃青字牌黑漆紅字牌

近歲郵置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遞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撥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餘里乾道末有旨令樞密院置軍期急速文字牌雌黃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八年十月十三日指揮淳熙二年尚書省又置緊急文字牌亦如之然率與常遞混淆故行移稽緩紹興末趙子直在樞筦乃改作黑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歲終校其遲速最甚

以議賞罰

四年十月二日指揮

明年尚書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

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

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指揮

久之稽緩復

如故余在成都先制帥楊端明有命召以丁卯歲十一

月二十九日降旨而戊辰正月末旬方受被是日行總

百餘里耳紹熙末丘宗卿為蜀帥始初擺鋪以徒步四

十人為之歲增給錢八千餘緡月以初三十八兩遣平

安報至行在率一月而達蜀去朝廷遠始特四川事朝

廷多不盡知自初擺遞以來蜀中動息靡所不聞凡宗

卿秘劫一作疏中所言皆擺遞之報也自後私書叢委每

遞至百數由是往來稍逾期自成都而東猶不過月自

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

嘉泰開邊事始

嘉泰三年冬虜中盜起增戍積糧又焚襄陽推場蓋懼朝廷乘其隙也朝廷聞其事即起張肖翁參政帥淮東程東老樞密帥淮西蓋以肖翁揚州人東老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正宗卿侍郎守四明以防海道起辛幼安大卿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既又轉一官知婺州于是文臣無肯行者遂以李奕為荆鄂副都統制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爽言世家將皆為我帥時東老父喪未免力辭

改命廣帥薛象先侍郎而象先不行留提舉佑神觀遂命宇文挺臣侍郎代之辟置參機皆非常制又徙幼安以次對守京口起趙德老資政守四明出許深甫知院守金陵深甫不欲行乃命宗卿以直學士代典留鑰其開邊蓋自此始

李季章論正宗卿不當罷督府

正宗卿之罷江淮督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之知李季章在都堂爭之侂胄不納季章曰凡舉大事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正宗卿有人望奈何去之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正宗卿耶因拂衣而起

葉正則不肯草出師詔

韓侂胄將舉兵先以葉正則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正則喻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于是用李璧草之葉正則云正則既辭又欲命魯鴻父漸以少逢權直院鴻父亦辭遂止

董鎮言楊侍郎未肯通情

武興之亂時人記錄者有新舊安西樓記安觀文靖蜀

編宣撫司准備差考定錄長沙板行海濱漁父記聞文

板楊巨源自叙書上劉閣楊巨源事迹益昌士楊巨源

傳武臣李 李好義誅曦本末李好古復四州本末李好

記實入偽官人數李好古 李好義行狀白子平蜀實錄

楊君新沔見聞錄姓不得切齒錄士人編固陵錄李直院

作編 毛氏寓錄茶馬司幹辦公議榜成都府學佚爵

錄朝奉郎趙 而士大夫之在新沔者又或有日錄辨沔

等書最後西陲泰定錄乃盡採而輯之取舍是非一從

公論其本末亦粗備矣然必見于簡牘者然後登載故

雖時人所傳其事甚播者有未之及焉曦之遺諸貴人

書也楊尚書獨深止之曦不悅再與費資政書畧云成

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從權濟難就其和議北人深

入何以為計相公可為問之蓋費公所答曦書其詞猶

婉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余在田里見四路行移

獨成都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時二月初矣為錢  
州六十餘各大墨其後董鎮誅啟篋成都得遺曦書藁事十六  
榜一印榜凡六十有云楊侍郎未肯通情云

### 安觀文誅曦勢順

淳熙末安觀文為文州漕官有薦于吳挺者檄兼利西  
安撫司僉廳時彭人蘓熙之為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文  
墨自許傍人無如已者挺之館客有李姓者挺子一作  
肝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為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  
揚命二字既行矣熙之一日挾尚書以進謂挺曰導揚  
末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挺大驚追之不及由是李

與肝皆恨之未幾趙德老來蜀總計舊例西帥遣屬官  
一員往逐則計使舉以京秩熙之既為肝李所憾乃共  
薦安公代之德老見之甚喜他日從容謂曰太尉統眾  
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  
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德  
老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盍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寬  
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  
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肝李共為  
解遂已未幾安秩滿入都因為蘓代挺記其前事欲拒  
之肝李乃一作巧言曰使其果有是勢當自疑今調此官



以來可亮其無他也安公為人警敏凡事盡力擬更喜  
之為延譽于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為殿帥安通判隆慶  
府又遷知大安軍比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  
績復遷一官為朝奉大夫逮其稱王即除丞相長史都  
省事俄楊李之議合安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  
操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佑宋夫豈偶然哉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為之主楊臣源李好義倡率  
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葵仲楊  
君玉李坤一作仲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

也立節者陳待制咸為之首史次秦薰目一作避偽次

之大安軍軍李國博興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奎總

所主管李道傳蓬州州皆不受曦之招又其次也楊泰

之羅江鄧性善捷為程遇孫陵知母朱一作之源龍游文

俱眉州司家子欽金州都統劉端友總領所劉翊之

興道劉靖之監成都府楊汝明成都府觀張方普州州

家大酉昭化縣楊修年簡州州梁梓隆州司詹文一作

中漢州州晁子儀知綿錢元如眉州司法參軍龐坤載

石山張權監德陽鄧諫從新軍懷袁桂一作龍州楊鼎

年知萬州改差制李莊知梁山軍改程公說前印州州

避偽去官又其次也以上立節之士共三十人文俱以人係見任去官袁桂以上五人係乞致仕張權以上十四莊以上二人係不候替人程公說係不到部李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端明也其餘拒偽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皇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仲等尚多有之時曦叛以李允持異論偽帥祿初令殺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終

丁亥三月二十八日午店校  
丙申九月十八日校是日遣王容松雲慶將軍李秀斌碑於府學東文信園祠中  
同拜劉岳授晉茶想看格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一

時事三

附 誅曦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復四川將士共轉四萬五千餘官資

誅曦功賞自王喜以下凡四百二十人有由副使建節者有由白身授員郎者又三路全軍約七萬人喝轉或三官資或五官資入隊人五官資不入隊人三官資大抵共約轉三十萬官資錫賚不計也復四州一作功賞自王喜李好義張林外凡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共轉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五官資王喜河池四千六百七十人共轉二萬

二千八百官資李好義西和一千二百九十四人共轉  
七千八十三官資惠永鳳州三千五百三十四人共轉  
七千一百二十六官資張林成州一千九百九十六人  
共轉三千三百五十二官資劉昌國階州八百三十四  
人共轉四千五百三十四官資以余所聞河池成州皆  
虜人自去鳳州則忠義人取之階州不取可得一時推  
恩大率如此余又嘗見李御帶好古親錄實入偽官人  
總一百三十一人而據楊通判君玉所書則君玉與楊  
用冊李松之等正在長史廳伺候告捷白子申又他之  
則實入偽官蓋不滿百三十一人矣自諸軍喝轉一作報

功賞之後歲增支總領所錢物約七百八十萬緡而喝  
犒不與焉

誅曦犒賜銀帛數

誅曦犒賜共用金七千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

帶一條並宣撫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六百

七十五兩宣司支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

十四疋四千三百一十五疋宣司支六萬八千二百五

十疋三千引朝首支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引宣司支

虜帥言李季章等四人可信

張肖翁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蕭山丞方信孺往河南

行省永和北帥僕散揆即十一駙馬也十一駙許納南使且禮遣之

信孺既行撥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與

西元帥一書乃善侂胄以書遣安觀文諭指安公難之

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樂物縑幣西帥啟緘却餽

而今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來大畧言當聽

命于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

賀生辰虜亦遣使來已過泗州矣復却回之曰皇帝

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琚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

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琚隆慈之弟子位

至少帥節度使致知嘗以右司郎中出賀庚申正旦未

還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臺觀大

性字伯和南昌人嘗為戶部侍郎琚與致知時皆已死

虜人欲朝廷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李季章所知多佳士

李季章參知政事以劄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

于朝廷乞朝擢守貳四人黎州楊伯昌澗石泉張伯頌

隄隆慶倅何叔堅德固廬倅張子和鈞而點伯昌子

和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黃子駿申之遂青神宰楊

浩然洪雙流選人四人漢州學官詹子能州人眉州學

官張習之押潼川人余弟仲貫甫亦與焉餘京官選而

人忘記

點子駿子能二人得旨皆召未行侂冑敗季章謫子駿  
病遄死三人俱不敢前制帥楊嗣勛再請于朝然後促  
召時伯顧以衛清叔薦仲貫甫以嗣勛薦亦有召察之  
命浩然後為黃伯庸所薦不得召董仁父入蜀將上習  
之節守于朝乞召察叔堅歷守長寧唐安垂除部使者  
告老而去年纔五十四云季章所知多佳士此其選也

淳熙至嘉定蜀帥薦士總記

蜀帥例得薦士其始胡長文所薦如呂周輔范致能所  
薦如胡子遠亦不過一二人皆幙中之士蓋以蜀去天  
日遠士非大帥薦揚無由自達頃歲趙溫叔初入樞府

楊嗣勛為吏部侍郎李季章參知政事皆當時薦士三  
人或四人吳曦平後朝論以蜀士在朝者少又特召四  
人此外郡守以下非常有朝績及進士三人莫非帥臣  
所薦召矣初長文之守蜀也首薦呂周輔章德茂二人  
可用而召周輔一人其後留仲至為之遂薦黃文叔馮  
傳之李君亮費戒甫范文叔等五士論者翕然以為當  
詔召文叔傳之餘俟滿秩與陞等差遣仲至執政趙子  
直繼之獨薦劉德修子直去京仲遠為代薦費戒甫游  
子正仲鴻南充人又薦劉仲鴻張子長一作良伯原仁壽人進士廷試  
第三時知中江縣而仲洪子長一作良皆幙客也陳子長右司縣人藉

為華陽宰仲至意屬之而不與薦由是格不行會潼川  
漕趙靜之善譽亦薦張子長于朝將有命召或曰前是  
大帥所薦不行而今以一路監司所薦召之恐傷事體  
時王燕望少監同榜潼川人子長為成都石室教授乃降  
肯併召二人若曰自以進士高第召之非由外薦也其  
後正宗卿未及薦而罷去趙德老為帥京仲遠當國乃  
薦其客馮叔常履臨邛人時為及李季允楊濟道城人  
時為隆州教授凡三人德老復以所厚王齊卿已嚴道人參之  
皆得召去自是遂有歲薦之日矣袁起嚴所薦宇文挺  
臣隆州知相里公擇寅安仁人范少才子張雙沅人時知  
飛鄆縣今太常丞

東川趙全道大潼川人時為簡州張公甫興祖眉人  
提刑授終太常丞知眉州  
授陳叔遠過孫仁壽人時為潼州凡六人朝廷不能盡召  
乃詔挺臣公擇俟秩滿赴行在奏事少才全道俟終更  
赴朝堂審察公甫叔遠俟滿日特轉一官自是歲薦有  
不召者矣劉仲洪為人固非長者然所薦劉師文甲潞人  
寓居達州今寶張伯修從祖江源人新知靈  
謨閣直學士張伯修泉踪終將作少監宋正仲德  
晉原人署為太常李仲衍興宗洛陽人寓居四人俱時  
丞今湖北提刑  
望謝用先所薦費思甫士職廣都人張東南震龍湖人  
張公甫時為制置司扈叔誼仲重慶府江源人時僉書許子  
然沅瀘州人時凡五人思甫乃參政戒甫之族叔誼與  
為合州教授

戒甫連姻思甫以嫌除直秘閣餘人皆召察焉程東老

在蜀最無足云而所薦陳逢儒李仲衍薛仲章綾綬一作龍游人

時為宣撫司幹辦公事范少約子武學諭丁憂張義立方資陽人

一人時為楊叔禹汝明青神人進士甲皆知名東老時

晉州教授科時為成都推官皆知名東老時

為宣撫制置司乃盡召之楊嗣勳薦子弟仲貫甫及程

叔達趙信道希昔宗室而又申言程東老李季章所薦

不敢行者六士范少約楊叔禹張義立于是有旨趣行

蓋九人也安子文方為宣副同時薦八士章甫上會其

間蓬守杜慶長源昌人以上偽表為中執法所劾竄臨賀

繇是報聞久之乃獨召宇文子仁開仲雙流人今蓋挺

臣力也吳德夫為制帥薦李仲可嗣文依政何仲弼德

綿竹人通度周鄉正巴州人何從叔應龍昌元人劉思

判成都府知華陽縣西川僉判

恭靖之陽安人監李思行鳴鳳陽安人何李皆類試第

一人思恭德修子仲弼已選知黎州四人皆召仲可得

肯與監司差遣俟命一年有餘乃除利路轉運判官周

卿嘗謁朱晦翁于建陽從之彌月德修每為之延譽德

夫又力薦之乃進一官曾君錫舍人論之命遂寢明年

子文改除制置大使乃薦崇慶李季允慕容趙公開希

寓居巖道楊叔正泰之青普州學官張益父已之遂成

石磐神人都帥屬王才臣俊鄉廬凡五人季允歷官館學累為藩

帥部使者不當在歲薦之列叔正少勁直為楊嗣勳所知方吳曦亂時嗣勳與其父書有令嗣拂袖徑去真名父之子輔所以不欲與聞其去想蒙悉登之語子文得其墨本為繳進益父嘉定元年進士今尚初官同時廷試第一人前者元未召也才臣喜為詩以江西帥使者特薦得官不繇科目且非蜀士議者以為非前此章上數月乃召季允與別議差遣公開增一秩叔正益父召察才臣俟終更與陞等差遣今成都提刑林與之以不應副利店事與帥臣黃伯庸異論召去乃命季允為本路提刑特免避產業云

潔已字與之永嘉人祖待聘紹興給事中

于是伯庸

以得旨咨訪四蜀吏治亦薦士三人曰何仲弼楊浩然洪虞子韶剛簡浩然雙流人故為德修諸人客時通判潼川府子韶雍公孫屢舉進士時知永康軍朝論以一

路帥未嘗有薦士者疑之伯庸移書執政援前旨謂詞仲弼先已召會朝士多知子韶乃降旨浩然秩滿與陞等州郡子韶今赴都堂審察自嘉定以來蜀之宣撫安撫制置之司皆得薦士亦非常制云

### 四川大制司結局

沔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鉞薛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為都統制己巳之秋王大才始以荆鄂都統制改除



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與大使講階  
墀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先是戊辰之冬金主璟  
卒無子其季父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韃靼不為其首  
特沒真所禮憤之及允濟立特沒真始叛辛未之秋朝  
廷遣余郎中嵎北使賀所謂萬秋郎者而燕京已為韃  
靼所逼不暇延使者余郎中至涿州而還癸酉之秋允  
濟為其臣紇石烈執中所弑璟之庶兄鄴王珣代立董  
舍人居誼為賀生辰使至沃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真  
舍人德修一作正旦使李舍人真一作繼抵盱眙虜皆不克  
送謀者言虜有內難議論紛然朝廷聞之以御札賜大

使及大才令益謹守備毋啟邊釁有迪功郎提舉皂郊  
博易鋪務兼大使司簽廳何九齡者廣安鬻爵人也遽  
結忠義人謀取秦州未發前八日虜先知以檄至秦州  
詰問丙寅除夕九齡遂率沔州諸軍統制強德等以所  
部使夜襲秦州甲戌正月朔旦敗焉十六日壬午大才  
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報鳳  
翔都統使仍關牒川陝四路監帥司又遣人往廣安捕  
九齡之子世昌亦斬之會大使司奏大才圖一作為宣  
撫使設意傾陷今邊報不一或有緩急必致誤事二月  
十九日甲寅詔大才特降一官三月二日丁卯大使除

自武功大夫以下三十三行係  
一篇抄又元本雙行  
寫誤

同知樞密院事。日下起發赴院治事。新成都路安撫董  
侍郎居誼除四川制置使。疾速前去之任。知潼川府劉  
侍郎中一作除利路安撫使時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  
日起發。皆未受命也。會大使司遣使臣李大亨王願往  
見郊遠大才所遣秦州打話人赴興元問狀。四日已已  
過沔州市。大才執大亨斬之。縱願歸報。後二日辛未。乃  
以悖語至大使司。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充沔州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兼知沔州王大才。今其相公不顧法  
令。非理劄下大才事。日開其下項。一入其大才與虜人  
同謀不軌。一入謀大才與虜人私通書信。一入謀大才

於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謀大才將兵劫掠  
到銀七十三錠。金一百五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興元  
都統李太尉密與大才下書。虞候孫儀言說稱相公已  
刷差下二千五百人。要得親來沔州將大才殺害。一相  
公日來不時遣使強橫小人。以追人為名。前來門首厲  
聲叫鬧。呼來庭下。將大才百般屠瀆。靡所不言。此何理  
耶。未有敗壞朝廷紀綱法令。端自相公為始。伏乞鈞照。  
右大才照得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  
謂相公同何九齡擅開兵端。引惹邊事。關係國家利害  
至重。而又不遵宸翰約束。其所賜御札。詔墨未乾。輒敢

反亂朝廷何所不為所有何九齡已從條法誅斬了當  
獨相公未蒙朝廷施行如何反將忠臣義士入謀以不  
赦之罪公然形于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  
相公包藏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  
憚未審相公端用幾日前來沔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  
容大才道左祇候公參謹具申制置相公敢望鈞慈憫  
念朝廷勿以天日萬里以為可欺况惡業貫盈恐造物  
不與善後特未可保伏乞鈞照開正識眼曲賜看詳嘉  
定七年三月初六日八日癸酉大使得之即疏辨申朝  
廷且檄四路帥臣監司委究的實十一日丙子董侍郎

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十七日壬午大使被同知之  
命同日劉侍郎亦被權司之命二十五日辛卯借用潼  
川府觀察使印交割制置司賊事徑至興元四月十九  
日癸丑安同知發興元申乞以剋賣鹽引錢三十萬緡  
充涪路喝犒諸軍之用不待報遂行五月十八日壬午  
金主珣為韃靼所迫至一渡河居汴京六月二十日癸  
丑安同知自廣安順水赴行在八月十六日戊申安同  
知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二十一日癸丑安同知行至  
廣德軍得邸報二十五日丁巳還次黃池鎮被新除之  
命上疏力辭優詔不允乃遣官責結局進冊赴行在蓋

自丁卯二月乙亥晦曦誅安公權宣撫使至甲戌四月十九日癸丑制置大使司結罷凡二千六百有一旬有八日云于是制置使還成都而興元帥臣依兩淮例兼節制御前軍馬稍得與聞邊政大才貪庸凶悖制置使既不得其柄反倚重焉失朝廷臨遣之意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一終

乾隆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校於懷典堂  
乾隆丙申九月二十日校於昭水已有重裝者居刻校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二

故事

親筆與御筆內批不同

本朝御筆御製非必皆人主親御翰墨也

祖宗時禁

中處分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崇觀後謂之御筆其後或

以內夫人代之近世所謂內寶批者或上批或內省夫

人代批皆用御寶又有所謂親筆者則上親書押字不

必用寶至于御製文字亦或命近臣視草焉神宗祭

狄青文中丞滕達道所作也實錄誤以高宗追廢王安

石配饗詔舍人胡明仲所作也為親製張待詔侍講跋此詔所

之語誤以光宗撰壽皇聖政錄序秘監陳君舉所作  
為親製也此文今見致堂止齋集中但人不知耳

選人不十年入相

陳勉之丙辰年自南昌丞除太學錄癸亥春拜右揆自  
選人不十年入相本朝所有獨范覺民與勉之而已覺  
民六年勉之八年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李君錫顯忠年三十岳鵬舉飛三

十二楊正甫中存三十五張魏公俊三十六吳寶臣撫三

十七吳唐卿璘三十八吳晉卿珩三十九韓良臣世忠及

吳曦皆年四十

使相以上封國例

故事使相以上封國公者先小國經恩陞次國又經恩

陞大國孝宗初政張忠獻以特進和國公拜少傅江

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官爵皆進二等蓋殊命也近歲史

丞相以勅局進書恩自永國徑封魯國公亦異數

中興異姓七王

中興異姓七王自張俊始先是韓世忠以咸安郡王奉

朝請其沒也追封通義郡王而已久之俊死有司奏如

前例上謂其有和我功與世忠相去萬里遂特封循

王乾道初楊存中死追封蘄春郡王其家意不滿又封  
和王明年吳璘死因以為熟例追封信王世忠之子彥  
古令統制官張青頌其父功乞追贈孝宗難之宰相  
陳應求曰張俊楊存中已封王則於世忠似有不足前  
此失于無人建請若聖意行之亦足以勸有功而屬將  
士遂封蘄王淳熙初吳拱為騎帥始訴父玠有保蜀功  
而爵不稱乃封涪王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  
劉光世之孫伯震有請封光世郿王既又封岳飛為鄂  
王中興諸將至是畢王矣

后家封王者

祖宗以來后家封王者自元豐曹氏始時官制初行曹  
濟陽自中書令改開府儀同三司神宗以為嫌于志  
故以異姓王易之也其後高氏不得封向氏二王宗回宗良  
鄭氏一王紳中興後后家得封者吳氏二王孟氏韋氏  
郭氏韓氏楊氏各一王然曹向吳韋郭皆元舅鄭以后  
父封獨孟信安以帝外兄韓平原以中宮曾季祖皆異  
禮也近楊永陽錫一作以后兄得封亦異數

中興以來后家建節者

自建隆以來母后中宮之家建節者極少如杜審進曹  
佾一作修皆晚歲始得之宣仁垂簾十年高公繪止為

承宣使符觀後乃有向宗回兄弟鄭紳父子中興七十  
年后家建節者凡二十有二人吳氏七人益蓋瑒瓌韓

氏四人佐胃邀同韋氏四人淵謙邢氏李氏各二人邢

孝揚李考鄉該一孟氏鄭氏郭氏夏氏謝氏楊氏各一人忠厚

友孝純高執中淵次山藻師

建炎迄嘉定中臺司不至兩地者十一人

建炎至嘉定除御史中丞凡四十人自顏夷仲至今章

達之率皆柄用中間不至兩地者十有一人而已然或

以久病辛炳或以論事失指蔣世偕或以與宰輔不合

姚愈或以告訐謝國昌或以敗事鄧伯皆有故而去

王賓周秘

常同廖剛或以告訐勾龍或以敗事鄧伯

先

其以常伯善罷者惟羅龍學汝楫一人若詹端明大方

雖以工部尚書出臺而旋入宥所一作云

近臣舉察官事始

紹興癸丑右相朱藏一以內艱去位高宗手札賜學

士沈必先綦屬厚以三院御史阿附時宰令二人共舉

察官于是以李元叔長民應詔元叔嘗為校書郎奉祠

去久之通判漳州遂召還為監察御史而曾任鄭三御

史皆罷此中興後近臣舉察官之始也

御史臺彈奏格

御史臺彈奏格舊無有淳熙初柴叔懷瑾為殿中侍御

史奏言本臺覺察弭劾事件前後累降旨揮經今歲久  
名件數多文辭繁冗又有止存事目別無可攷恐奉行  
致有牴牾乞下勅令所逐一冊修成法各隨事宜以六  
察所掌分成門類繳申朝廷取旨降下本臺遵守仍令  
刑部鑄版頒降中外單夔時以戶部侍郎兼勅局詳定  
被旨編寫成冊送臺審覆命謝廓然新除殿中侍御史  
與其察審覆凡三百五條選其奏乞以彈奏格為各行  
下從之四年七月丙午也午一作子紹熙元年二月劉德修  
為御史又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內侍  
與夫禮樂記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一以奏乞付

下報行令知謹恪上從之

任子賜出身

祖宗以來兩制二史必以進士登科人為之其後有以  
才選者則例賜進士出身雖徐師川呂居仁亦然重科  
目也乾道初王嘉叟權為左司員外郎會右史胡元質  
長文在告上命嘉叟權右史仍攝西掖執政言嘉叟  
無出身上曰時暫無傷也其後韓元咎元吉為左司  
郎中而舍人林景度機出迓北使上復命元咎元咎  
以門蔭入仕辭不許時王能甫之奇為兵部侍郎張南  
軒為左司員外郎繼除侍講亦不賜出身用呂元明吳



傳正例也已而有為上言南軒譏能甫不學不當在  
講筵者上怒南軒俄以事去未幾蘓季真嶠除左史  
遂復賜出身余謂得人如无咎欵夫豈當復以任子登  
科為間雖不必守祖宗之舊可也是時有又文林郎  
王天覺者知真一作貞符縣代還以聚斂擊刺之術因佐  
右以見其所獻書有云人才可用不必限資格有無出  
身如擢王炎炎誠可用不必賜出身賜出身則猶有所  
狗也狗一作狗其迎合類此既而改京秩除樞密院編修官  
兼檢詳文字俄為副端徐彥才所論遂逐去議者快之  
言官詞臣論宗室入館人數差誤

本朝宗室入館者五人自乾道五年趙忠定始其後趙  
從道侍郎趙大本舍人皆嘗為之開禧末趙履常汝談  
除正字言者論列以為中興後宗室入館者總二人汝  
愚以大魁彥中以詞科然後得之而不及從道蓋失于  
考詳也從道名師訓安定郡王全盪孫紹興甲戌歲登  
科乾道壬辰冬始以近臣薦召為太常寺主簿明年夏  
除秘書郎未兩月遷起居舍人其冬擢一作權工部侍郎  
甲午秋引疾丐祠除敷文閣待制履歷如此言路乃不  
知何也嘉定初趙履常崇憲入館蔡行之當制亦云中  
興後宗室入館者凡三人亦誤矣

學士舍人當兄弟除官制不應避

紹興初王剛中為中書舍人其弟居修除太常丞引嫌乞改命官草制自是為例余嘗以故事考之學士舍人當兄弟除官制皆不應避錢惟演使相麻其從兄希白所草也曾子宣右僕射麻其弟子開所草也若謂一時宣鎖直為異數則元豐官制初行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時為中書舍人行詞亦不避考南豐類藁而可見也不知引避起于何時

館職不入局故事

楊傑子寬和王存中長子也其父久掌殿嚴既補以京

秩紹興二十四年又奏乞令與其弟傑子靖並特赴殿試高宗勉從之蓋是年秦壩為南省舉頭故效之也二十七年正月傑除少士論甚駭既供職館閣之士不入局者三日時唐立夫為秘書郎黃通老王時亨為著作佐郎李元衡陳文仲為校書郎胡周伯張安國林少穎注明遠葉伯益為正字大抵多名人也朝廷聞之亟從傑宗正少卿而以劉文孺代之物論方息傑後遷工部侍郎候淳熙中執政

檢驗格目

檢驗格目者淳熙初鄭興裔所創也始時檢驗之法甚

備其後郡縣玩弛或不即委官或所委官不即至至亦  
不親視甚則以不堪檢覆告由是吏姦得肆冤枉不明  
獄訟滋熾興裔為浙西提點刑獄乃創為格目排立字  
號分界屬縣遇有告殺人者即以格目三本付所委官  
凡告人及所委官屬行吏姓名受狀承牒及到檢所時  
日解舍去檢所遠近傷損痕數致命因依悉書填之一  
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又言于朝乞下  
刑部鑄板頒之諸路提刑司准此從之遂著為令元年  
五月十七日也興裔其先平陽人後徙開封曾祖紳以  
后父貴宣和末為太師平樂郡王謚僖靖祖翼海軍節

度使謚榮恭世父藻事高宗久在上閣再為泛使官  
至使相封榮國公謚端靖興裔初名興宗早以后澤入  
官乾道中為江東兵馬鈐轄嘗論建康都統及馬軍將  
司擇帥未善孝宗疑之會復武臣提刑擢使閩郡一作  
部移浙東又移浙西再使金因避虜諱改賜今名淳熙  
初除樞密副都承旨在職一年歷知廬揚明州皆有政  
績慶元五年告老轉武泰軍節度使致仕卒謚惠肅子  
挺嘗以黃州團練使歷帥淮襄兩道損抗皆有位于朝  
而損鎖廳登進士甲科蓋世族中所未有

元樞呼樞使自張俊始諸州倅呼府判自陸寘始皆見于會要日曆舊制密院官長亦止以樞密為稱紹興中張俊為使其親吏以俊父名密請于朝有旨呼樞使自是為例宣和中陸寘以官者王通薦通守四名避其名更稱府判紹興初稍一行于浙路今遂為天下通稱不可易矣宣撫使呼宣相自童貫始近安子文為四川宣副得旨恩數視執政士大夫鄙俗者亦稱宣相蓋務為崇重而不考其始焉近歲召客例呼詔使余在成都見錢伯周丞相與制帥楊端明手書亦然按朱忠靖閔居錄宣和間大闢李彥按行京西始呼詔使蓋唐勅使之

比今以稱士大夫誤矣

莫粹中轉官最速

近歲轉官最速者莫舍人粹中子純慶元二年進士是歲七月補承事郎而嘉泰三年階官以為中天夫出身

凡七考共轉十六官通為五十八年磨勘其間限員之

日月不與焉

若任子細轉則為七十年磨勘

是歲明堂請任子吏部以

庶官入仕未及十五年格不下蓋宣和間嘗立此法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陳勉之以慶元二年六月改官至開禧三年遷特進實歷十二考共轉二十四官自其執政後無序遷法姑以侍從年勞計之凡用一百二十四

年磨勘亦宰輔中所未有若任子細轉則為一百三十五年

### 宰執贈官例

故事侍從七歿皆贈四官執政五官樞密使六官宰相七官若特進以上一官而已嘉泰末周益公以少傅贈太師蓋異數也嘉定以後錢伯周樓大防宇文挺臣張肖翁之徒皆例贈公少是過乎厚矣費戒甫嘗為執政官至正議大夫乃止以銀青光祿大夫告第實贈四官是又少殺矣按祖宗時贈卹之典多出特旨不專用例蓋考其勲德之大小而分隆殺焉此勸懲之意也

### 奉常畢大事例遷儀曹

朱時敏師古眉山人也淳熙末為太常少卿王季海喜其謹厚欲用為從官而不敢薦二年半不遷數請外季海留之其妻樂安郡夫人任氏賢婦人也以為不可師古力求去一日方坐寅清堂有老吏密言曰德壽宮復藥知之否師古顰蹙曰知之奈何吏曰少卿奚去之果師古不諭既而得小寵知潼川府尤延之代為少卿視事一日而宣遺詔祔廟四日除禮部侍郎師古乃悟余因考紹興七年吳正仲二十六年宋裴皆以大喪禮畢除儀曹貳卿老吏習知之故以微言留師古耳

### 刺史以上無階級法

太祖階級法諸禁軍將校有帶遥郡者許以客禮見自  
餘一階一級全歸伏一作事又儀持一作義時橫行諸使

尚未有遥郡之名此文指禁軍指揮使帶防團刺史者  
耳近歲李伯和尚書為京湖制置使管軍節度使王喜  
橫挺拜庭下替也余嘗記王公明以元樞為四川宣撫  
使都統制初參謁拜副階上典謁吏贊相公答拜次統  
制官拜庭下亦如之次正一作立椅子前受統領官拜正  
將以下乃坐受焉余謂統制官以上官至正任刺史者  
當以客禮見管軍則合開寶五年之制矣  
從官典藩于制司不用申狀

謝用光自工部尚書論罷久之以大中大夫知夔州移  
興元府時劉仲洪為蜀帥故事嘗任侍從官于制置司  
申狀止書檢不繫銜用光至興元始用申狀吏以闕才  
元故事白不從嘉泰二年用光就除制帥趙全叔以華  
文閣待制代之又以申狀呈全叔曰我從官也何乃有  
吏以用光近例對全叔不樂于是楊嗣勳以敷文閣直  
學士知潼川府何同叔自前禮部侍郎起為夔路安撫  
使全叔即檄二公詢之二公皆不報全叔不得已遂復  
用申狀焉從官書檢不繫銜

諸路倚郭二縣數

紹興十九年旨也

諸路州府治二縣者凡十有二東京開封府治開封祥符行  
 在臨安府治錢塘仁和京兆府治長安萬年成都府治成都華陽平江  
 府治吳郡長洲建康府治上元江寧紹興府治會稽山陰隆興府治南昌耕建  
 福州治閩侯官廣州治南海番禺湖州治烏程歸安雄州治歸信容城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二終

丁亥三月二十八日博典堂未刻校  
 丙申九月二十一日自南石橋歸校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三

雜事一

趙韓王六世小譜

忠獻韓王趙普字則平幽州薊縣人曾祖吳國公冀三  
 河令祖趙國公全寶澧一作澶州司馬父齊國公迥相州  
 司馬遷居洛陽齊國公生四子長忠獻次貞尚書都官  
 郎中次安易宗正卿次正東頭供奉官忠獻三娶長衛  
 國夫人魏氏生右羽林衛大將軍承宗次齊國夫人魏  
 氏生昭宣使誠州團練使贈中書令承煦次陳國夫人  
 和氏後唐宰相凝之女也生二女皆度為道士承宗娶

長樂郡主高氏 太祖甥女也無嗣承煦字景陽初娶

仙源郡夫人孟氏蜀主昶之女繼延康郡夫人孟氏昶

子滕國公光喆之女生子從約字元禮為東上閤門使

象州防禦使贈建寧軍節度使娶曹氏秦武惠王彬之

女封同安郡夫人從約十四子長思齊左藏庫使榮州

刺史贈華州觀察使思齊生希魯宜州觀察使贈太保

希魯生瓌字子偉事 高宗為蘄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後更名述述字子演早卒演子益字謙叔事 孝宗為

武德大夫文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從約中子思明為引

進使有女適戶部侍郎范坦思聰閤門通事舍人娶宋

氏武安軍節度使守約女思復武經大夫榮州刺史娶

錢氏吳越王孫女思恭崇儀使娶馮氏知樞密院事京

之女思文左藏府副使子希傑奉議郎知秀州孫珪武

翼大夫知茂州思禮內殿承制子武節郎希詒一作詒娶

向氏安康郡王宗回女封樂平郡夫人思靜國子博士

思行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娶徐王向經女 欽聖憲皇

后之妹也子希仲衛尉寺丞凡韓王子孫之顯達者盡

于是矣紹興七年朝廷錄勲賢之世官其六世諸孫洪

等十二人洪乾道末仕至修武郎知緱陽縣而死歸皆

為盜所掠其女流落行乞于蜀中嘉定三年六月辛酉



過吾鄉因得觀其世譜如右故據其大槩書之以補史闕

渡江後名將皆西北人

渡江後將帥韓世忠綏德軍人曲端鎮戎軍人吳玠吳

璘郭浩德順軍人張俊劉錡王瓌秦州人楊惟忠李顯

忠環州人王淵一作全階州人馬廣熙州人楊政徑一作涇

州人皆西人也劉光世保大軍人楊存中代州人趙密

太原人苗傅隆德人岳飛相州人王彥懷州人皆北人

也諸將中惟張韓楊官最貴其諸子悉在行都張之子

子顏子正皆為次對雜學士楊之子悞為列曹侍郎俟

至執政韓之子彥直彥質彥古皆為戶部尚書岳之子

霖起于流落亦為兵部侍郎無復世將之風矣惟吳郭

居近塞尚餘將種云

吳玠福不逮吳璘

吳襄烈珙本吳涪王玠庶弟也父宸為軍校娶劉氏生

子玠璘既而其家婢生珙劉氏悍而妬宸憚之命玠名

為兄子然珙為人頗類玠屢歷行陣亦得軍士心晚年

與璘子挺同為管軍節度使而玠官止使相珙止節制

使璘官至太傅封新安郡王挺亦至太尉古人言智將

不如福將玠璘近之矣奉議郎李荀老太宰邦彥猶子

也娶璘中女能道其家事如此云其後挺子曦以叛誅璘之他子孫皆廢徙朝廷念玠保蜀之功特免連坐焉

### 趙開山改姓

開山趙者沂州土豪也初姓趙名開山紹興末虜亮苛虐人心不附開山因聚衆山澤間為盜及虜亮入寇朝廷遣李寶入膠西開山引兵自城陽會之因改姓名為開山趙示欲開趙氏中興之業也既而葛王立趙隨寶歸朝積官武畧大夫英一作華州刺史乾道庚寅南郊當任子自言今已姓開不可使父無子孫繼後乞將男天錫一名許從趙姓蔭補以繼父趙整之後詔特許之一

家兩姓自昔所未有也

### 劉李二忠定得謚本末

壽皇時前朝舊臣多得賜謚往官未至而特予之蔡君謨之類是也淳熙庚子劉元城家請謚上謂大臣曰元祐黨籍中朕幾不記此人趙溫叔曰黨籍從官以蘇軾為首安世乃第二人也今其語錄尚傳于世乃謚忠定戊申歲李伯紀家請謚上偶未省宰相周子充為上言其平生大略上言曰志廣才疎其張浚之徒與于是亦謚忠定二事乃趙周二公親言之

何道夫恬于進取

何耕道夫德陽人嘗為類省試榜首知名士也恬于進  
取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遷右曹兼儲察史院國  
子司業遂為祭酒兩學之士甚重之道夫每退輒徑歸  
杜門未嘗造請澹如也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禮部  
齊侍郎慶曾罷或謂道夫得之已報行矣部吏亦掃閣  
待其來既而中止或曰道夫雅為趙丞相所敬然不甚  
親之方進呈乃以鄉國之嫌為辭或曰蜀人有與之異  
趣者摘其早年之文為王抃密言之故不果用明年春  
遷秘書少監其秋溫叔罷相道夫亦未去上諭大臣  
曰趙雄罷政而蜀士一空太薄惡不可執政諭上旨

道夫迄不肯留乃除知潼川府比行西學之士送之闕  
外前所未有也溫叔之罷也蜀人為所引者徃被逐  
獨道夫不染物議雍容而去時人稱之道夫當任子先  
官其兄之子及死三子德方德彥德固俱未官後皆登  
科

### 李知幾豪邁

李石字知幾資中人進士高第蜀人號為方舟先生者  
也紹興末為太學錄右學生芝草學官方賀知幾獨以  
為兵兆由是生斥乾道中自沉黎召為都官郎官復論  
去趙溫叔其鄉人驟貴知幾以晚輩視之不與通書久

直齋書錄解題云資  
陽 資州屬邑 又云石  
有盛名于蜀少嘗客  
雍符尚書家紹興末為  
學官乾道中為印歷  
麾節皆以論罷趙丞相  
雄其鄉人也素不善石  
石以是晚益困其自

序云宋龜魯唐今猶

吉也丁亥國七月十日

後堂記

陸放翁感舊詩云君

不見賢中名士有李

石八月秋清供筆力

初為博士不暖席晚

補亭印俄復斥諸公

熟視尔太息推難至

死後不惜生有竹曾一錢

直沒汝遺文價金璧後

之視今猶視昔此事誠非一

朝夕一城者唐時荆棘

羸然諸孫守墳籍世不

我負朋友責萬里詩成

淚空滴 又此憲詩云陳

山李石天下士早死當為

天下惜陳山不知何人記

之起守眉州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到官十日罷未幾温

叔秉政自是不復起矣温叔免相王季海代之知幾與

季海有學官之舊自書近詩數十以寄筆勢歌傾殆不

可辨季海甚憐之方議除官而知幾死矣知幾為人豪

邁然亦褊急為小漕月有石監庫者入謁知幾視其刺

大怒典謁吏以石監庫稱之乃已及罷去成都有十還

之謠石監庫還姓其一也在眉山日郡博士欲戲之因

命題云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知幾語之曰君乃欲痛

箠石令畜輩喜悅耶聞者以為善謔

虞丞相去國恩數之盛

虞丞相再撫蜀 壽皇以詩送之曰一德如公豈合閑

聊分西面欲憂寬不辭論道虛台席暫假宣威築將壇

風教已興三蜀靜干戈載戢萬方安歸來尚想終霖雨

未許鄉人衣錦看其恩數之盛自渡江以來宰相去國

所未有也又用故事賜家廟五室祭器除其子公亮直

秘閣而給使費俊者亦除閤門祇候蓋非常典云

宣徽副使

歐陽公集古錄跋康約言碑云約言嘗為宣徽北院副

使以此見唐時南北院宣徽各有副也按唐未封趙

殷衡為宣徽副使已見于史不待康碑而可知

趙一作

趙

此佳者 丁亥六月廿日登  
下錄此以見昔人交誼

范季才五代史正誤有未當者

范季才五代史記正誤甚為詳博但其間亦有辨之未當如李琪傳稱其所斯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末帝大怒季才按通鑑稱琪改攝為守且謂以試為守特輕重之差何至竄逐以攝為守則是以無官而有官所以未帝欲深責也季才但見今職事官以行守試分戕錢多少故謂特輕重之差不知未改官制前自有一種試銜如云試校書郎試將作監主簿之類皆選人也若守監簿即京官矣季才自于典故未熟率意而言舊史本不誤也

昔人著書多或差誤

自昔著書首尾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編集非出一手故也始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並書于夏秋之後蓋編集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近歲呂伯恭最為知古陳君舉最為知今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號精密余嘗考之皆不免差誤亦隨事辨之矣朱文公通鑑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于世者于唐肅宗朝直隍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

至于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名故有此悞余因諸生有問亦為正之矣然則諛貫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于喪志可也

蜀帥聘幣不入私家者三人

近歲蜀帥聘幣之不入私家者趙子直德老楊嗣勳三人而已子直以調細民之焚室者德老將去聚宗室之在九縣者而分餉之嗣勳併近新之具不有焉近例蜀帥代歸輒以修城為名取買舟錢數萬計及嗣勳召還從省司取四千緡而已先是陳端仁為帥馮廷式為成

都漕端仁有聘幣廷式例以元物易封而報之端仁大恨至用他事劾廷式于朝 壽皇知之不信也近歲吳德夫入蜀聞李仲衍之節甚敬之比德夫入城而仲衍首却其餽德夫請不已乃面授分帑吏而後答書焉德夫不平由此二人稍有隙廷式名憲普州人淳熙末卒子司農鄉總領四川財賦

傅陸修史舉代

嘉泰初朝廷以中興史未成召傅景仁龍學于泉南起陸務觀華文于既老皆以京祠專領史事已而景仁除僉書樞密院事老病不能拜力辭乃以為寶政殿學士

出守時務觀年且八十復引年遂以次對領秘書監俄復致仕朝廷命二公舉可代者務觀薦京西轉運判官李伯珍大異景仁薦新除夔州路提點刑獄李季章璧遂召伯珍為秘書監遷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而季章為秘書少監遷宗政少卿直舍人院以至執政不復領史事矣

### 龔頤正續稽古錄

龔頤正字養正和州歷陽人曾祖原尚書兵部侍郎頤正本名敷頤少舉進士不第用洪丞相門客思為不理  
龔頤正字養正和州歷陽人曾祖原尚書兵部侍郎頤正本名敷頤少舉進士不第用洪丞相門客思為不理  
選限登仕郎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撰元祐黨籍三

龔頤正字深之處州遂昌人父与陸佃同師王禹石進士高第歷官兵部侍郎除官文閣待制和唐初後唐職居和州故即正為和州人

百九十人列傳所佚者六人而已洪內翰領史院薦于朝初授下州文學旋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光宗受禪改今各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事遷大社令宗正寺主簿頤正著續稽古錄盛言侂胄定策之勲由是擢兼善堂小學教授遷樞密院編修官嘉泰元年秋詔以頤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身兼寶錄院檢討官付以三朝史事是冬遷秘書丞未踰月卒及侂胄死有詔毀其續稽古錄焉

### 諸司屬官理當通判

嘉泰三年忽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者理當通判時張

伯子同知之弟孝仲為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  
成州明年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虞雍公之孫易簡  
亦自福建漕幕擢守大寧蓋用此例

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一作送

嘉泰三年上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然遠方自如四  
年夏馬使彭輅至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  
踰兩月自入境迎迓以至折俎贈行以楮幣錦綵書籍  
藥物計之所得幾萬緡而謝趙所得不稱也蓋諸路互  
送惟建康成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分計三百八十千  
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建康六

茶漕監司各有脫

司乃倍之而隣路監帥司尚不與是歲六月趙漕自成  
都運判除四川茶馬時趙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  
之費茶漕監置司成都城中而送還迎迓公用水脚之  
費各司為數千緡舊無所謂壓境錢者謝用光始創之  
趙元不離城中而亦受壓境錢茲又可笑也建康所謂  
六司者帥漕總賦戍一作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宮大內  
鑰匙宦者與焉每歲時留守按行殿中宦者輒置酒自  
居主席而坐留守于賓位陳正獻公為留守斥去之其  
復范致能來道復其舊

莎衣道人



莎衣道人者姓何氏淮陽軍昫山人也祖執禮仕至朝  
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舉進士不中紹興末始來平江  
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晝則扣門乞食夜則  
止于天慶觀之門外久之衣益敝則以莎緝之嘗遊妙  
巖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  
中世號莎衣道人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  
先生為築菴居之賜衣數襲道人皆不受道俗強邀入  
菴大笑而出復于故處平江好事者日以珍饌餉之每  
食于通衢逮飽即去光宗即位又召復不至周南鄉  
廷策所謂特遣王人聘問妖民于數百里之外者此也

慶元六年道人卒于平江

陳應求正虜使書儀

傳諱除館使附

自渡江後北使往來皆傳其國之御名廟諱而本朝止  
傳帝名又北使與館客者往來文牒皆以花字代書  
各隆興再和未之有改乾道二年冬陳應求初執政會  
虜之賀正旦使者至應求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覲其  
狀花書而不名應求却之掌儀懼白應求恐生事應求  
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以前故事邪使者詞屈乃  
問應求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為陳公屈耳  
自是遂以為例云紹熙元年重明節黃文叔以王府翊

善奉詔接伴八月十九日至盱眙文叔問掌儀田愿  
高宗何以稱帝名而不稱廟諱愿云自祔廟後元未理  
會文叔遂遣愿等持廟諱御名三紙以往北使副視之  
云前無此例愿答云此乃二十七朔之外第一番講禮  
帝名廟諱合有分別往返久之北使副乃謂愿云為我  
謝使副所言極是當理非不曉得止為來時不曾得朝  
省旨揮止依得冊子上行難以擅專切望相諒文叔乃  
已既而北使接來傳彼國名諱自是以下至于其父兄  
恭稱廟諱者凡六人是歲宗堯文叔歸而奏其事乞後  
遣使人力議改正蓋隆興更成之時廟堂亟于弭兵僅

能正其大體而交際之文或未暇議盡

一作

不止一二

也舊例宰執親為虜使除館且以三衙衛士給其役乾  
道元年虞并父執政始革之又歲賜虜使金銀器四文  
思院造成先令工部長貳臨視版曹繼之次赴都亭驛  
中使點集復賫詣宰執徧閱然後進呈淳熙十二年李  
叔永昌圖為工部侍郎言不足以瀆至尊于是止令赴  
都堂驗視

### 張詔使虜驛用

淳熙中張詔君卿守歷陽被旨介聘一日虜人持所繪  
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之服君卿嘗識列聖御

容心知其試已也。卽卿之再拜館客者問之。君卿曰。詔雖不識其人。但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北朝祖宗也。敢不下拜。虜無語。孝宗聞而大喜之。由此驟用。

京仲遠將命執禮

思陵之喪。北人來吊。京仲遠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充報謝使。步軍司計議官劉端仁副之。仲遠至汴。京北人循例賜宴。仲遠辭。樂虜不從。相持凡十日。竟徹樂乃赴。上甚難之。及還朝。上諭大臣曰。鐘此節可嘉。尋常人多言節義事。須過事乃見。及進呈遷秩。上曰。鐘專對可嘉。當轉兩官。端仁亦比類。周子充等言不

必問轉官在聖意除擢可也

上曰。只依例轉官便與

除擢。上又曰。此事全是京鐘。若劉端仁所謂因人成事者。鐘則毛遂也。鐘除侍從。端仁亦當稍旌別。可令密院進擬除環衛官。于是詔京鐘將命執禮可嘉。為朝請郎。權工部侍郎。劉端仁為修武郎。左驍騎郎將。而武經大夫京畿第二將國信所通事田愿亦遷武節大夫。十五年六月壬辰也。後四十日。蜀帥趙子直以疾求去。上諭大臣曰。汝愚。召赴行在京。鐘人才磊落。可除待制。四川制置子直聞之。謂人曰。鐘望輕資淺。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仲遠當時所立如此。

張通古能詩聰慧

北人張通古者紹興八年以行臺侍郎來使通古稍能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襟與通古舊知奏乞送至境上通古至安豐軍贈詩為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幾經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語知何日如今已白頭通古性聰慧秦丞相嘗以胡邦衡封事示之一覽即能誦

奉使入北境車子數

舊例南使入北境虜遣伴使來迓正副使以下至三節人皆乘馬其後以南人不習騎乃益以車子使乘之

空格元在  
京札誤

使副各一車上中節各四車下節三十二人共五車每車以馬騾十餘曳之又發白軍四百人護送所至縣令皆迎迓于境上至開封乃賜御宴真定又賜之常使至燕京寓于來遠驛若泛使則居寧遠驛焉

愛王之叛

愛王葛王孫也始允恭既早世葛王愛其兄越王欲立之既而不果金主立愛王遂謀叛為其妻父僕散琦所告事覺乃以放牧會寧府為名据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之不至因結契丹鞬蒙國以叛取慈岳等州時越王在咸平契丹檄金人請立之為

帝金主徙王于慶陽五月丁酉賜王死誅其家屬八十  
餘人惟越王在焉至今為金國患僕散琦即承安四年  
來賀上生辰者明昌六年本朝慶元二年承安四年  
有記虜中事者以愛王為鄣王允恭之子按允恭乃王  
環之父淳熙十六年三月密劄下必遣諸州避其名諱  
甚詳昔以為鄣  
王後甚誤矣

乾隆丙申九月廿二日庚寅飲於古藤書屋

全刻司務標中 歸在兩扉登校此卷數考古藤書屋

為朱檢討外院寓寓本自原述二十三年自禁垣移居宣武門外海波寺街之古藤書屋至

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又移居槐市斜街卷后此名六年日下舊同止居此所稱時從函方

分稱不為因考因題事記此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三終

丁亥三月廿八日校於博學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四

雜事二

岳少保誣證斷案

岳武穆王飛之死王仲元揮塵錄載王俊告變狀甚詳  
且云嘗得其全案觀之仲貫甫為尚書郎問諸棘寺則  
云張俊韓世忠二家爭配饗時俊家因以厚賂取其案  
藏之今不存矣余嘗得當時行遣省劄考其獄詞所生  
皆一時煨煉文致之詞然猶不過如此則飛之冤可見  
矣今錄于後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  
寺狀淮南尚書省劄子張俊奏張憲供通為收岳飛文

今津逮秘書中載有  
揮塵錄檢對不以此  
詳查大抵為後人所  
刪削矣

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奉 聖旨就大理寺置  
司根勘聞奏今勘到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  
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  
統節制鄂州軍馬張憲僧澤一右朝議大夫直秘閣添  
差廣南東路安撫司叅議官于鵬右朝散郎添差通判  
興化軍孫革左武大夫中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岳雲  
有一作蔭人智決承郎郎進奏官王處仁從義郎新授  
福州專管巡提私鹽蔣世雄及勘證得少保武勝定國  
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內飛因為探報得金  
人侵犯淮南前後十五次受親劄指揮令策應措置坐

觀勝負逗遛不進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軍馬怎生地  
道都敗子回去便指斥乘輿問張憲董先道張家韓家  
你將一萬人蛇踏了及因罷兵權後令孫革寫書與張  
憲令措置別作擘畫令看訖焚之及令張憲虛中四太  
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自後張憲商議待反皆據襄陽  
及把截江西下令使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孫革奏報不  
實及制勘虛妄等罪除罪輕及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  
斬係罪重外法等稱律臨軍征討稽期三日斬其岳飛  
合依斬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者詳岳飛坐擁  
重兵于兩軍未解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拜遣中使督

兵逗遛不進及于此時輒對張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  
切害又說與張憲董先訾踏張俊韓世忠人馬及移書  
與張憲令措置別作孽畫致張憲意待謀反據守襄陽  
等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勅罪人情重法輕奏裁張憲  
為收岳飛書令憲別作孽畫因此張憲謀反要提兵占  
據襄陽投拜金人因王俊不允順方有無意作過之言  
并知岳飛指斥切害不告并依隨岳飛虛申無糧進兵  
不得及依于鵬書申岳飛之實一作會妄申探報不實  
及制勘虛妄除罪輕外法等稱律謀叛絞其張憲合于  
絞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仍合依例追毀出身

以來誥勅文字除名本人犯私罪絞舉官見行取會候  
到別具施行岳雲為寫誥目與張憲稱可與得心腹兵  
官商議孽畫因此致張憲謀叛除罪輕次等外法等稱  
勅傳報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配千里不以蔭論勅刺  
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律五  
品犯流以下減一等其岳雲合比加役流私罪斷官減  
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入官勒停看詳岳雲因  
父罷兵權輒敢交通主兵官張憲節次催令與得心腹  
兵官孽畫致張憲因此要提兵謀叛及傳報朝廷機密  
惑亂軍衆情重奏裁岳雲犯私罪徒舉官見行取會到

候別具施行于鵬為所犯虛妄并依隨岳飛寫詔目與張憲等妄說岳飛出使并令張憲妄供探報除罪輕外法等稱勅為從不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等于鵬合徒三年私罪官減徒二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于鵬犯私罪徒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孫革為依隨岳飛寫詔日一作與張憲稱措置孽畫等語言并節次依隨岳飛申奏朝廷不實除罪輕外法等稱律奏事不實以違制論徒二年律共犯罪徒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半私罪官減外徒一年合追見任右朝散郎一官官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

革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王處仁為知王貴申朝廷張憲背叛泄漏供申岳飛并說與蔣世雄法等稱勅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配千里應罪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加役流官當准徒三年其王處仁合于比加役流私罪斷合追見任承節郎并歷任承信郎共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三年據案別無官當更罰銅八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處仁犯私罪流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蔣世雄為見王處仁說王貴申朝廷張憲待背叛事于岳飛處覆除罪輕外法等稱律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三千



里徙減一等其蔣世雄合徒三年私罪斷官減外徒二  
年半合追從義郎秉義郎二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餘  
半年更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蔣世雄犯私罪  
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僧澤一為制勘虛妄  
并見張憲等待背叛向張憲言不如先差兩隊甲馬防  
守總領一作運使衙并欲與張憲詐作樞密院劄子發  
兵過江及要模刻樞密院印文除罪輕外法等稱律謀  
叛者絞從減一等其僧澤一合流三千里私罪斷合決  
脊杖二十本處居住一年役滿日放仍合于一作本處  
照僧人犯私罪流還俗條施行情重奏裁智決為承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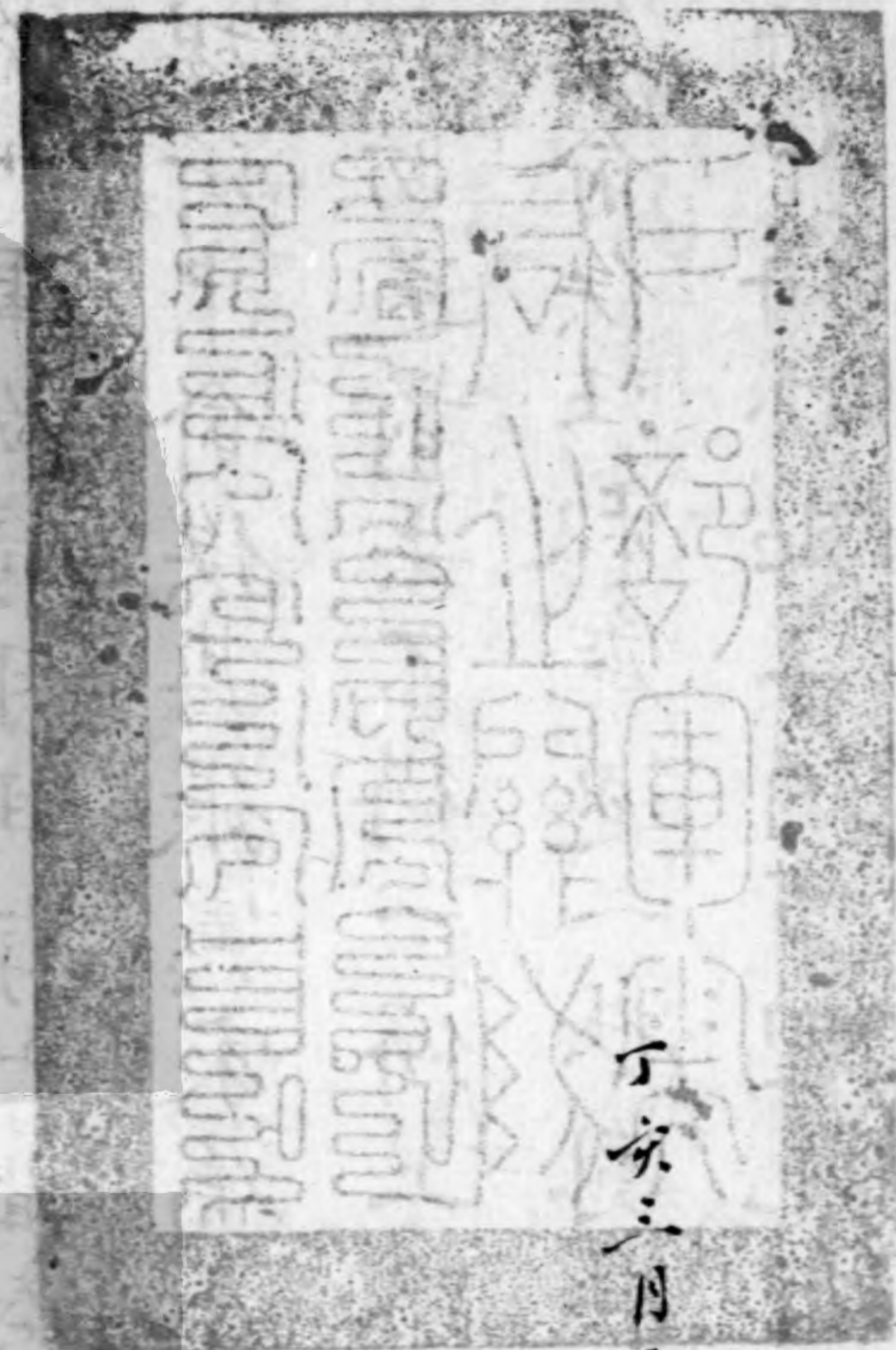
雲使令要將書與張憲等并受岳雲金馬令智決將書  
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二貫足除罪輕外法等稱律坐  
贓致罪一貫徒一年十貫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謂非監  
臨主司因事受財七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智  
決合徒三年贓罪贖銅六十斤情重奏裁小貼子據貼  
黃稱契勘岳飛次男岳雷係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  
岳雷並無干涉罪犯緣為岳飛故節飲食成病依律合  
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覩候斷下案內人日  
所有岳雷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又小貼子稱所有僧澤  
一合下本處依條施行又小貼子稱契勘內于鵬見行

湖北轉運使根究銀絹等四百萬合下所屬照會候根  
究歸着日即乞依今來所斷指揮施行又小貼子稱看  
詳岳飛張憲所犯情重逐人家業并家屬合取自朝廷  
指揮拘籍施行看詳岳飛等所犯內岳飛私罪斬張憲  
私罪絞蓋係情理重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並係  
情理重蔣世雄孫革于鵬私罪徒並係情理稍重無一  
般例今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有旨岳飛特賜死張  
憲岳雲並依軍法施行今揚沂中監斷仍多差將兵防  
護餘並依斷于鵬孫革蔣世雄王處仁除名內于鵬孫  
革永不議叙議叙一作收于鵬送萬安軍孫革送潯州王處仁

送建州蔣世雄送梧州並編管僧澤一決脊杖二十刺  
面配二千里外州軍牢城小分收管智泱決脊杖二十  
送三千里外州軍編管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廣南福建  
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聞奏編管人并岳飛家屬並令  
揚沂中俞侯其張憲家屬令王貴注叔詹多差得力人  
兵防送前去不得一併上路岳飛張憲家業籍沒入官  
委俞侯汪叔詹逐一抄劄具數申尚書省餘依大理寺  
所申併小貼子內事理施行仍出榜曉諭應緣上件公  
事之人一切不問亦不許人陳告官司不得受理

此卷繆誤特甚其對本內字亦多錯落細加校勘  
畧為正定暇日當再以金陀粹編校之此等有閱

係文字不使草：腕手也 辛丑  
八月二十四日記瓶花齋原記



丁亥六月二十八日申刻校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四終

丙申九月二十五日早起校原記

